

第六函

第三十二冊

卷之第六十六

藝文表

頌

贊

卷之第六十七

藝文書

議

論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卷之第六十六



藝文

表

晉陸機謝平原內史表

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舍賫板詔

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莫知所裁臣機頓首死罪死罪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遊振景拔迹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媿若厲而橫為故齊王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

事蹤筆跡皆可推較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最爾
之生尚不足矣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通天威即
罪惟謹銜口結舌不敢上訴於天莫大之釁日經
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
不恨恨者唯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回霜收
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紫
退就散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踏地若無所
容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
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
書得列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
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使春枯之條更與秋
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雖安國免徒起
紆青組張敞亾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豈臣蒙垢合吝所安忝竊非臣毀宗糜族所能上
報喜懼參竝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
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
勝屏榮延仰
謹拜表以聞

謝詢為孫王墓置守塚人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
祀武王入殷而建宋

春秋征伐則晉修虞祀燕祭齊廟夫一國為一人
興先賢為後愚廢誠仁聖所哀悼而不忍也故三
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昔漢高受命追
存六國凡諸絕邦一時普祀親與項羽對爭存亾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將以位嘗竝尊力嘗均勢雖
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殘
戮之尸乃以公葬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
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有後可冀伏惟大
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西戎有郎序之人京邑開
吳蜀之館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於百世雖三五
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取進懷金
侯服佩青千里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鳴鴉卹功愛子及室故天稱罔極之
恩聖有綢繆之惠追惟吳僞武烈皇帝遭漢室之
弱值亂臣之強首倡義兵先衆犯難破董卓於陽
人濟神器於飄井威震羣牧名顯往朝桓王才武
弱冠承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西赴許州將
迎幼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夫家積義勇之
基世傳扶危之業進為狗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

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於薪萊臣竊痛之伏見
平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
宜應書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
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代已輕若列先賢之數
蒙詔書之恩載加表異以寵亾靈則人望克厭誰
曰不宜二君私人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
蠲徭役使四時修護頽
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宋鮑照謝秣陵令表

臣照言即日被尚書召以臣
為秣陵令臣負鍤下農執羈
末阜情有局塗志無遠立邁命逢天得汗官牒不
悟恩澤無窮謬當獎試用謝刀筆猥承宰職豈是
闇懦所能克任今便抵召違離省闈
係戀罔極不勝下情謹拜表以聞

齊孔稚珪薦杜京產表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
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
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名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
沉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舍家業隱於太
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得薪歌有餘確爾
不羣淡然寡慾蓆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

何以加之謂宜釋中幽谷結組
登朝則岳谷含懼薜蘿起怵矣

王儉諫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表

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
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帝侯或守文
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
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
省之教既昭龍衮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
采椽不斷紫極故材為宣陽門臣等未嘗也夫移
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騫豈靜處
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
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
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修理
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
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也

梁庾肩吾為寧國公讓中書表

臣聞陟彼太行伯
后之居屢怠望茲
吳坂少游之馬難躋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推轂駿
靡浮雲便期頓轡起登天漢寧陪九萬之風坐濟

星橋非使千年之翼豈有幼稱辯慧足對元禮翊
標俊穎能嘲子叔玉重組長空見休寵深富遂寧
孰知
懷憂
臣聞劍鏤七星非有司天

為南康王讓丹陽尹表

臣聞劍鏤七星非有司天

之雲是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
可使其奔電方今振鷺盈廷白駒空谷惟帝念切
惟明克允君子之國幸聞
其讓石門之水獲免於貪

王僧孺讓吏部郎表

臣生輕飛籜品細疏壤寂寞
州間取淪圭竇不自求於善

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疎遠豈望翰飛
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聞昭晉假拙為心變奇成
偶寧為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
暄寒無爽自變泥塗多超嵩鄧屢考固其比越在
累誠於可聞方愧朱紫永惜鈞衡固惟許李終非
王畢取其清尚同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幾

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

臣鸞言被臺召以
臣為侍中中書監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長史錄尚書事
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入臣本
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
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聲同氣武皇大漸
實奉話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
量已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
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
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
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國家之事一至於斯非
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
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微榮於家恥宴安於國
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型之列岳尚書古稱
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飭寵章委成禦侮臣知
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嶽存沒同歸
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贖朝經便
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
光宅近甸奄有全邦頌越為期不敢聞命亦願曲
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
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照敢守難

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
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唐符載嘉禾表

臣某言得廬州刺史裴靖狀稱巢

以備祀祭無何於粟田之中輒產嘉禾一本
一本五穗卽時差錄事參軍朱寧丁寧致驗事狀
明白臣聞感天地者存乎誠通鬼神者極於孝蘊
而為精粹發而為禎祥上穹與之獻酬后土為之
泄露故使騰芳高隴擢穎清秋冠九穀之英英增
大田之霽霽此皆由陛下聖德茂鴻化洽名教立
風俗厚生人之內有淳孝靈瑞之下有嘉禾邁風
烈於前王煥丹青於唐史不然何幽贊冥答其若
是乎臣猥以鈍禿祇守風土宣陛下之恩澤撫陛
下之庶眦觀茲盛美光榮耳目不勝懼忭踴躍之
至

獨孤及到任謝上表

臣及言伏奉去年十二月二

諸軍事守常州刺史充常州團練守捉使臣伏以
江東之州常州為大陛下不以臣不肖拔臣於郡

吏之中以考則歷年未久以勞則功無可錄而除
拜之次加於人一等臣及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
往歲嘗忝諫官歷博士尚書郎之秩雖備嘗獻納
累瀆天聽竟無絲髮裨補明盛及典濠舒二州出
入七州又不能副陛下政平訟息與我共此之嘆
至如流人自占旱不為災實由陛下當勤卹之初
下哀痛之詔寬減租賦入三分之一是以和氣旁
感災變為福福流臣州人是以又臣寧敢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今陛下賜臣詔曰斷獄歲減流逋日
歸以人俗之豐給當淮湖之災旱陟爾明效宜列
中朝臣無其實謬奉殊獎伏覽聖旨惶悚殞越况
陛下厲精百揆之始日以堯吁舜咨旁求俊造或
經時不除一吏必以公才為先苟非其人位不虛
授縉紳之輩僥倖望進臣當如此獨荷榮華人之
多幸將自臣始致寇速謗實憂自貽今以三月十
七日到州上訖雖願勵疲鈍增修吏職懼力不逮
上累皇明奉詔
夕惕且慙且駭

李再舉前池州刺史張嚴自代表

臣某言伏惟建
中元年正月五

日制條諸州刺史授訖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者前池州刺史張嚴苦節立身直躬激俗廉潔惠愛特異常流自軍興以來職役繁重江淮百姓多有流凶張嚴在任三年闢田加戶頃因公坐法至免官在理可容原情堪錄臣當州自定兩稅以來詎今四歲戶口減省差科日增臣無政能坐待顛躓使嚴代處必有成功伏望天恩遂臣誠請無任悃款之至

宋蘇軾潁州到任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今月

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器豐年事簡非徒飽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汝潁為州邦畿稱首士風備於南北人物雄於古今賓主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此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謂臣簪履之舊物忝忝惟幄之近臣奉侍七年崎嶇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迺復補外置之安地

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猷猷

乞常州居住表

臣軾言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

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益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軾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猖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為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警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也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為歎更生僥覲之心特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賞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

宜典縣粗給餼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
罪戾深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
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
偶獲安全會蒙朝廷降勅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
姓程秉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
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
涓滴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
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重念受性剛褊賦
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讐交積罪惡
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
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
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
下之英材已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而
臣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
湖而犬馬蓋惟猶有求於
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

徐州謝上表

臣軾言分符高密已竊名邦改命東
徐復塵督府荷蒙深厚撫已兢慙伏
念臣奮身農畝記迹書林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
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屢獻瞽言仰塵聖鑒

豈有意於為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慙迂闊之言雖
多無益惟有朴忠之素既久猶堅遠不忘君未忍
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有恃於至仁知臣者謂臣
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見明伏
惟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疇察孤危之易毀
諒拙直之無他安全陋軀界付善地民淳訟簡殊
無施設之方食足身閒仰愧生成之
賜顧力報之無所懷孤忠而自憐

徐州賀河平表

臣軾言竊聞黃河決口已遂閉塞

民罔告病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
憂然後麥可得而食人無後患喜若再生臣軾伏
以大河為災歷世所病禹治兗州之野十有三載
乃同漢築宣房之宮二十餘年而定未有收狂瀾
於既潰復古道於將湮俛仰而成神速若此恭惟
皇帝陛下至仁溥施神智無方達四聰以來衆言
廣大孝以安宗廟水當潤下河不溢流屬歲久之
無虞故患者於所忽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
天意及其復也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振古所無
溥天同慶維豐沛之大澤實汴泗之所鍾伊昔橫

流墮孤城之若塊迨茲平定蔚秋稼以如雲害既廣則利多憂獨深而喜倍雖官守有限不獲趨外庭以稱觴而民意所同其共也本吏夫其初而亦能抒下情而作頌

曾肇宣州謝上表

信而後諫愧無平仲之言罪不容誅誤脫成湯之網屈嚴科而

賦命昇善地以寧觀聖澤隆寬自古未有愚心感激欲報何從伏念臣蒙蔽之人迂闊於事以直道為敬天之實以詭情為駭俗之非殺其身有益於君行之無悔見其利不顧其義死不敢為知萬折而必東故三已而無愠汲黯之戇寧免世嫌子文之忠蓋出天性切服兩宮之知遇稍希入彥之激昂故有橫逆之來曾無左右之助既免投於荒裔仍澤處於近藩風俗休戚所在漸摩朝夕旨甘得其順適道固隆於善貸恩尤著於曲成茲蓋伏遇皇帝聽德惟聰使人以禮謂好言利病者有區區憂國之心謂不事權貴者非汲汲謀身之輩方免官而從眾竟薄責以勸忠臣敢不敬體惠慈退加修省凡正心而誠意必明辨而篤行金石可磨砥慎子臧之達節生死一個變庶幾徐邈之有常殫風

夜治民之勞全始終報上之志

真德秀江東到任表

兩螭夾侍久點近班四牧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秘隆儒之

寵為外臺將指之光望過所期感心以惕伏念某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陛辰趨對青光於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纓峩弁其間吏責既稀所願優游於邇列主恩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翰林之請庶幾潘岳版輿之懽分太守之符日頒成命出少府之節遽圖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領檄而臨封壤敬卜中和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軺傳初馳旄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吏蓋聖主所以垂罄之家而困追需之日以屢豐之歲而疾苦以垂罄之家而困追需之日以屢豐之歲而多流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移星火不勝胥吏之誅求牒訴丘山半為賦租之繁重興言及此勿抹可乎輒殫朝夕之咨諏兼體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盍漸捐賦外之征民未

易蘇當先去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縣薄恐終負於
選掄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延造曲成大明博照念
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學本愛人欲稍
觀其政事肆加還職仍畀重權臣敢以阜俗為阜
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本灌輸所仰媿初
無鞭笞之能搏節是先唯敬佩玉音之訓

王安石封舒國公謝表

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
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

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食舞手均天尚辭
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惟茲邦土之
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禧之所懲積
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冒群材彌天之所覆恩涵庶
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宮而惠澤均於海
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
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

呂祖謙代倉部知池州謝表

淮壖乘障初無固圉
之功江表干城復忝

承流之寄甫祇職業參布詔條伏念臣謬膺世賞
之延濫綴官聯之末投身冗散降命奇窮曩隨牒
以戍邊適傳烽而警備當戎馬之浸軼屢瀕至危
賴王師之奮張卒獲自保偶逃龜犢之毀復玷魚
符之分矧池陽之奧區乃江表之重地干戈載戢
則必佩服農桑之戒兵民雜居則必洽比細柳之
屯非恃閔材疇荷隆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
中正齊聖廣淵賜十行之書留神萬國考三載之
績久在官師自驚流落之蹤亦預使令之列臣敢
不悉循侯度祇若政經輯寧凋瘵之餘咨度張弛
之要導上德意如瞻咫尺之
光同衆戚休敢顧斗升之祿

鄒浩復叙許居常州謝表

臣浩言昨於昭州准指
揮移漢陽軍今月初九

日至本軍准告復承奉郎臣已即時祇望闕稱謝
訖見啓發歸本貫常州居住者萬里投荒豈生還
之敢望九重獨斷俄意外以蒙恩感激哀憐縱橫
涕淚伏念臣實為固陋全昧幾微有言輒至於上
陳雖死不足以塞責賴聖人之救物持司寇之嚴
刑但復竄於遐荒姑使省其外咎惟昭潭之可畏
與新州之不殊形影自隨朝夕難保昏昏瘴霧信
為提耳之師兀兀愁居固得致身之道惟忠惟孝

無古無今命雖甚於垂絲心已期於結草不惟僅
存之瘦骨忽還將絕之驚魂既獲免於拘攣遂亟
諸於定省名蠲罪籍品復文階在收拭之非常皆
覲觀之莫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彌天覆德盛
春生千齡光御於丕圖萬物皆由於和氣紹隆先
烈坐撫太平曲回進日之明旁燭戴盆之下謂裕
陵長育賜之第而除教官謂哲廟保全矜其愚而
屈常法名從五嶺之表端遇六龍之飛擢於不次
之中曾是維新之數肆令甄叙俯及孤危臣敢因
險阻艱難之備嘗念身體髮膚之再造益堅夙志
遙瞻北極之尊長與老親共祝
南山之壽精誠所貫高厚必知

王十朋池州到任謝表

失職中司黜官小郡尚分

感深涕隕伏念臣啓身寒苦積學淺疏自甘窮老
於布韋孰謂冒榮於軒冕越從冗散親被簡知璧
水道山提攜郡彥綸垣瑣闕接武近班皆席上待
問之珍非柱後惠文之用忽蒙宸筆俾總臺綱義
不苟辭輒奮蟬蛸之力志慙無勇亟聞鷹隼之呼
矧惟聖主之難遭亦恃孤忠之可察封章上達遂

忘白簡之猜嫌負罪左遷猶得朱幡之賁飾涵容
厚矣報稱缺然伏遇陛下湛恩龐洪垂聽寬裕執
用賞用刑之要權使功使過之宜是致屏庸未從
遠憐於去國夢追鷓鴣區區常念於愛君必誓糜
捐仰酬
覆幬

沈括宣州監務謝表

自速深辜敢卜投軀之地
上繫寬典過叨守土之優藐孤

進之一身荷再生之至造循惟忝冒深自震惶臣
某中謝伏念臣江海孤蹤生遭盛世弓冶未習素
無異能始緣輦轂之誤聞上辱朝廷之榮選五更
使指八踐詞林非常之恩或兼辰而賜對臘次之
舉不踰歲而屢遷校前世獲遇之多要古人報國
之義縱未得其死所敢有愛於生前志未見於事
功身已罹於罪議上辜任使之意下負生平之心
泥首追慙汗顏待斃荷至神之隱郵不責備于蠹
螟俯燭危誠曲傳輕議尚玷列城之寄不失善國
之安負戴之心顧太山而可挾保全之志抑朽骨
之重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德下臨大明委照
尚念孤微之緒素無左右之容特寬吏議而使之

江百通志 卷之六十一
省循過假州符以觀其補報天地之恩有限聖神之賜難名苟效死之有階非沒身而不已循踐此語灰粉為期

汪藻謝罷符寶郎通判宣州表

衆惡必察宜即嚴誅罪疑惟輕止從

薄責袞袞誤登於臺省漂漂復返於江湖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固寒材能極陋竊慕古人之力學偶陪多士以進身編蠹簡之十年最為椎鈍隸鸞臺之一月俄致顛躓由非才冒處於必爭故公論不容而交擊猥煩簡札有玷簪紳尚依魚稻之鄉獲近粉榆之壤若非洪造豈有餘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博采智能疏觀情實謂虛船觸舟而褊心不怒雖若無他然疆弩射市而薄命先遭莫非自取姑捐稍廩使活妻孥臣敢不仰佩訓慈俯深循省自嬰簿領甘為俗吏之沉迷坐置銘詩誓復生平之玷缺

明劉基謝恩表

伏以出草萊而遇真主受榮寵而歸故鄉此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

得者也中謝欽惟皇帝陛下以聖神文武之姿提一旅之衆龍興淮甸掃除群雄不數年間遂定中原奄有四海神謨廟斷悉出聖衷舜禹以來未之有也臣基一介愚庸生長南裔疎拙無似其識真主於未發之先者亦猶巢鵲之知太歲園葵之企太陽以管窺天偶見于此非臣之知有以過於人也至於仰觀乾象言或有驗者是乃天以大命授之陛下若有鬼神陰誘臣衷開導使言非臣念慮所能及也聖德廣大不遺葑菲遠法唐虞功疑惟重之典錫臣以封爵錫臣以祿食俾臣回還故鄉受榮寵以終其天年臣竊自揆何修而膺此犬馬微忱惟增愧懼已於洪武四年二月初四日到家謹遣長男臣璉捧表詣闕拜謝聖恩臣基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解縉進高帝實錄表

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

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等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聖人受命啓萬世之鴻基史氏纂書示百王之大法是故堯舜之事載之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俾文獻之足徵實古今之通誼矧

創業垂統者皆在於貽謀而繼志述事者敢忘於紀載鋪張極盛之閱休揚厲無窮之偉績歷選前聞之作允為達孝之規欽惟大明太祖神聖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應千年之景運集群聖之大成天命眷顧之隆起徒步不階於尺土人心嚮服之誠未三年已定於京都龍飛雲從而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日照月臨而山川鬼神莫不攸寧有過化存神之妙有綏來動和之應英傑不期而會遐邇不令而從盡收當世之賢才大拯生民於水火群雄歸命不戮一夫元主遁荒禮遣其嗣四方幅員之廣亘古所無中國先王之典悉復其舊守帝王心法之言明聖賢道學之統罷黜百氏彌綸六經範圍造化曲成萬物天休滋至而兢業貫乎始終諸福畢臻而謙抑純乎表裏在位之久三十餘年升遐之日萬方哀悼比於近古邈然罕儔漢高年不登於中壽光武運僅紹於中興唐高祖因隋之資宋太祖承周之業元世祖席累世之威皆未有若斯之盛也欽惟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天生聖善克相肇基嗣徽德邁於嬪妃開創功超於胥宇夙聞文定之

祥允叶坤元之吉彝斯有百男之應鳴鳩均衆子之恩保合承天之慶簡能造化之仁歷考古后妃蓋莫盛於周室然摯任有誕聖之祥而無輔運之績邑姜有輔運之績而無誕聖之祥矧皆起那君式克承世緒降及近世皆非等倫若夫同起布衣化家為國正位中宮十有五年家邦承式天下歸仁誕育聖躬萬世永賴自古以來未有也欽惟皇帝陛下合體乾坤重華日月煥帝堯之文章續帝王之繼述孝事太祖有見而知之之實廣詢當世得聞而知之之詳發蘭臺記注之書而徵以藩邸之副紬金滕石室之祕又考於世家之藏爰當嗣位之初首頒修史之詔命臣景隆忠誠伯臣茹瑄翰林學士臣解縉等纂修慎選多士賜宴便蕃卽開館於禁中屢繙閱於機暇以百人之多歷期年之久惟盡校讐之力實無黼黻之能巍巍道冠於百王蕩蕩功超於千古是知禮樂征伐之自出必有訓古之文雲霞花卉之生色不勞繪畫之工開玉府而見璠璣惟自慶其希遇仰青天而瞻象緯又奚罄於名言皆據事而直書不假六辭之贊美但續次以成編永示萬年之大訓謹撰述大明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一百八十三卷繕寫成平百六十五冊謹伏闕上進臣景隆等無任瞻天仰聖慚懼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永樂元年六月十五日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監修國史都總裁官臣李景隆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陸岡進竹米表

直隸池州府知府臣岡據所屬青陽縣申稱嘉靖十四年六月間本

邑九華山竹實盛生如米活人甚衆誠天異事謹以上進者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上言伏以生竹實而擬鳳之來誠為上瑞出禎祥而為福之兆可以前知民乃粒而不費耕耘國將興而茲其徵應群生含鼓之餘帝力何有於我一物生成之異聖德上通於天恭惟皇帝陛下緝熙聖學道統寔承經綸大經孝思維維則郊廟成而禮制更新天子建中和之極禘嘗舉而異物適至帝心孚孝享之誠竊惟九華之山實亦一方之勝橫直十數里高聳百餘峯倚倚綠竹繁衍之寔偶生濟濟蒼生匱

乏之憂頓解不圖勁節虛生之物乃有救時濟世之功不稼不穡居然而取禾匪玉匪金得之以為粟誠自古所無之瑞非尋常可致之祥薦之郊薦之廟美踰九穗之禾徵諸地徵諸天秀奪兩岐之麥茲實天意夫豈偶然良由皇帝陛下敬天勤民之德格於邇遐尊祖敬宗之心光於上下是以遠方草木亦獻珍奇臣等一介書生荷蒙寵任自分凡材劣薄無補於明時何期希世嘉祥乃見於敝邑臣謹昧死採取龠合上瀆天顏登薦粢盛益光聖孝伏願聖心俯鑒大德兼容播諸聲詩紀一時之美談臣謹奉表隨進以聞

頌

晉陸雲盛德頌

瞻望山川意有慨然遂奏章以通

情焉并為之頌云爾晉太子舍人糞上臣雲稽首

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雲頓首死罪伏惟陛下紹

軒轅之勳哲越三代之高蹤膺有聖之元景蘊生

民之上畧秦政肆虐漸釁生民在昔上帝乃眷多

方肅雍寶命鑿民顧天思文獻聖以宅神器六合

炎駕入荒星錯企皇居於阿房猗逸鹿於九野謀

猷回適天人匪祚乃爾斯國授漢于西京是以克

紹五緯章太素神母哀號底命丹野九垓闢授命

之符鈞天清建皇之鑒陛下螭蟠泗水龍躍下亭

慶雲徘徊紫塵熠爍皇威肇於斷蛇神武基於豐

沛掩四緱以蓋天廓元謨以闢宇華宮山藏玉堂

海網雲蓋景陰金門林蔚拔足崇長揖之賓吐餐

納獻規之客元猷上通德輝下濟仰翰雲禽俯躍

魚魴是以四海之內莫不企景嶽以接羣望廣川

而鱗集乘山涉水視險若彘奔波闕廷思効死節

乃鳴鸞在衡奔驥服輅良平鳳棲信布虎據豪雄

藝文

卷之第六十六

古

凌暴於外奇謨補闕乎內威謀兼陳智勇畢効乃
凌河海河海無梁乃什高山嶽華不重三秦席卷
項籍灰分逋臣霧散遺寇雲徹泛時雨以清天灑
狂塵以肅地馳廣轡於舟輿竦峻蓋於蒼昊功濟
宇宙德被羣生天人允嘉民神協愛曆數在身有
命將集而陛下猶復允執高讓成功靡有普天歸
德羣后固請然後謁天皇於圓丘巡萬乘於帝室
率土離暴秦之亂臣妾蒙有道之惠日照月臨之
墟雕趾卉服之國莫非帝臣巍巍蕩蕩蓋天臨地
自啓闢以來有皇之美未有若聖功之著盛者也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鄙倍文武無施忝
竊本朝承乏下位而臣邁愍自西徂東行邁攸止
路經泗水伏見史臣班固撰錄聖功竊承陛下扶
桑始照天暉未融之日嘗臨御此川於是卽命舟
人弭楫水汴瞻仰山川舊物不替永惟聖輝罔識
所憑遠眺邇念感物興哀終懷靡及拊心遐慕臣
命違千載之運身生四百之外恨不得役力聖明
之鑿寓日風塵之會揮戈前隊待罪下軍抽鋒咸
陽之關提鉞項籍之領痛心自悼不知所裁行役
之臣牽制朝憲雖懷彷徨王事靡盬將言邁實

銜罔極臣聞遊魂變化神道無方雖聖靈登遐降
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或冀神輿降觀薄狩
五服時邁玉輅言巡茲邑是以下臣仰瞻紫宮俯
息恍惚愚情振蕩靡審所如不勝延頸紫微結心
聞闔之情謹住水濱拜章陳愚臣雲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臣雲言臣聞歌詠所
以宣成功之烈詩頌所以美盛德之容是以聞其
聲則重華之道彌新存其操則文王之容可觀永
惟陛下聖德豐化比隆前代元勳茂功超蹤在昔
故詩歌之所依詠金石之所掄揚者也臣謹上盛
德頌一篇雖不足以仰度天高伏測地厚貴獻狂
夫區區之情臣雲云云晉太子舍人臣陸雲上
於皇漢祖纂胃有唐平章在昔文思百王丹輝棲
列火精幽光爰茲聖緒頽維弛綱靈曜熠燿濟景
扶桑則天未墜重規旻蒼其規伊何橫乾作峻厥
德不回矩地能順憑河拓景襄嶽殷韻龍章炯偉
虎質碩變有秦不競罔極黔首震驚予師思虔神
主上帝日咨天監有赫乃眷伊漢此惟予宅穆穆
聖皇既受帝祉雲騰下邑風駭泗水仰鏡天文五
緯同畧俯察雲符神母爰止思文聖王克廣克遐

威凌羣桀德潤諸華爰祀天人天人攸嘉爰輯烝
徒既和既順乃矢德音豐沛之旅其會如林朱旗
虹超彤旆電尋推師蕭曹撫劍高吟元戎薄伐時
罔不龕凌波川潰肆野陸沉咸陽克殄既係秦后
峩峩阿房乃清帝宇穆穆聖皇天保攸定有項畔
援不式王命王命既愆黜我西土於鑠王師遵時
匪怒爰赫乘釁席卷三夏嘽嘽戎軒矯矯乘馬燹
伐強楚至于垓下天誅薄曜暴籍授首區夏既混
宇宙蒙又肅肅帝居巍巍神器有皇于登是臨天
位繡文于裳組華于鞞穆穆天子有瑟其容朱干
鏘鏘相維辟公宣聲路寢發號紫宮頌此愷悌以
畜萬邦思樂皇慶協于時雍琴瑟在御大予舞功
越裳委贄肅慎來王穆穆聖皇開國乘制分圭祚
勞河山命誓禮律克彰典文垂藝有漢恢恢疏罔
不替聖功克明九方孔安良宰內幹武臣外
閑漸澤冀域沾被雍方連光太素萬載不刊

梁簡文帝上南郊頌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
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
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鳥紀垂衣之君昭格於
上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氤氳於丹

册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燁祗之盛曜朗
璧月之遐照等乾覆之幬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
六五之意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
撥亂反正伐罪弔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
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未俗
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顯教不嚴而已肅流
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隆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
九垓同軌四海無波儲暉變照儀天作兩三袞成
祚叶化台光翹葉王風鹽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
無用其武功運謐時平鵷鷺咸修其文德桃林散
甲華山戩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壑之士
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燥穀而紆珩
組異人俊又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雖容而
廊廟蹇蹇同於多士諤諤比乎得人五典三墳既
歲豨於壁木九丘八索亦續紛於石渠畫一之政
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於仁壽於是龍
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
無思不服欵關質子稱臣內向珠樹素禽越火枝
之地銀甕叩杖踰沉羽之涘出赤野而連翩度元
沙之泱泱於是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甌玉

雞三角九尾四脊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
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宮闕府無虛月史弗能
記周稱黃鳥之旗夏有元圭之錫無以踰此嘉祥
方茲愍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
封委粟西畝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
我靜如鏡物動猶烟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
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鑿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寶
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
大闡三明明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
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悅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杼
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餒
獸之藥至德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
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來爽塏未闢爰命將作揆
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
沖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閑曠麗遠吞七里於漢
年五達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
灞澹西望舊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崑崙山
川異態飛梁邃宇洞燭穴懸紫殿仙宮霞騫鳥翥
霧映倒梁日光疎鉞玉桃卷葉銀樹抽芳百果千
株三珠八柱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薰風俱落

露禽乍聚望比翼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
響故以熊熊灼灼炫重光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
五烟而帶三靈圓丘閒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塲千
神之位八階弘麗四維博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
仙館煥如五彩同瑤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
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鄙茅茨之爲儉
非珠非玉啜甘泉之已奢望昔友今獨高千古沿
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歲在單闕星次訾陬律中
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
宮朱幕夕峙帷宮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
御玉輅動金根入驥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
鏡韻響風承豹尾日映鷓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
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並
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填充溢乎國都彌
漫於屬邑者也若乃迴輿降蹕薦禮帝儀揖太清
秩羣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蒼壁之明祀穆靈壇之
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百
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協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
三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烟升籙同河濱
之瑞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

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
 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袿轄駕肩
 士女填噎接袂為幃連裾猶堵鼓腹擊轅行歌舞
 拊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物欽明
 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
 當巡云云之禮啓亭亭之業封天荅睠禮地徵靈
 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
 哉菲薄微臣謬與潘服馳心休禮秣馬之願無由
 徒罄福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其
 辭曰元始道一渾德氣氤氳遙哉邃古夙矣初分
 磅礪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
 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照灼帝篆歲徒廓寥中代合
 聖與誰於爍我后命世天飛元默馭辯寂照秉
 真就雲握曆望日臨民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
 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弘道酌衢敬賓
 欽賢愛老變正是珍燭車非寶如海之深如日之
 杲肅恭明神逸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元
 酒陶匏燔柴雲聳跨舜論韶籠堯稱拱赫矣郊
 宮載惟靜謐肅肅禁闈陰陰仙室六車列野八鸞
 照月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葡萄金橘靈壽木難

素柰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閣彤彤丹葉垂疊
 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豐三辰炳耀七
 政永隆五方來洎四隩茲通懸繩度竿駕鹿追風
 既敷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槩
 神草華平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照天漏涖
 遠肅邇睦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停史踰斯郁
 郁皇哉康哉
 同茲景福

唐李華練湖頌 大蜡之祭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先王因下流而道之故曰九川

滌源因迤漚而瀦之故曰九澤既陂以疏天地之
 氣以利元元之用崇伯汨五行而殛羽山臺駘章
 大澤而封汾川洪範首之春秋載之地有廣狹事
 無古今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湖幅員四十
 里菰蒲菱芡之多龜魚螺蟹之產饜飫江淮膏潤
 數州其旁大族張家泄流為田專利致富自丹陽
 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合五萬室旱則懸耜水
 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凡經上司紛紜與奪
 八十一斷嗚呼曲能掩直強可吞弱老幼怨痛沉
 聲無告永泰元年詔公卿選賢良先除二千石以

江南經用所資首任能者是歲十月二十三日拜
前常州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聲如颺馳先詔
而至吏人畏服男女相賀即日無貪刻下無冤
憤公素知截湖為壤災甚螟螽臨事風生指期以
復羣謗雷動公恬然獨裁乃白本道觀察使兼御
史中丞韋公元甫中丞撫掌愜心如公之謀且曰
興利除害得其人而後行非常之政敢歸叔父公
乃申戒縣吏率徒闢之人不俟召呼抃從役畚鍤
蓋野濬臯成蹊增理故塘繚而合之廣湖為八十
里像月之規鑄金之固水復其所如鯨噴射洶洶
隱地雷聞泉中先程三日若海之彌望灑灑如春
叶日月沉沉如韞畜風雨所潤者遠原隰皆春耕
者飽憂者泰於是疏為斗門既殺其溢又支其澤
沃瘠均品河渠通流商悅奠價人勇輸賦遐邇受
利豈惟此州每歲萌陰乘陽二氣相薄大雨時行
羣潦奔流水勢所入盈而無傷龍見方雲稼蒙其
渥時前相國彭城劉公宴統東方諸侯平其貢稅
聞而悅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焉彭城公宣命
至江南捧詔授公公率元僚掾史令丞已下至于
耆艾西向拜手忻戴皇朝人心上感天降膏澤如

有神祇昭協厥志公正直而和專靜而斷嫉惡宥
過惠良察姦純鈞精堅百鍊不耗伐水之貴降從
士禮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宥其享福也吏人
入賀公拱而謝之曰尚書劉公觀察韋公奉行王
澤也鄙何力之有焉丹陽令杜孟寅秉公之清白
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圮秉公之
成規及丹陽耆壽周孝環百姓湯源等拜首而請
曰兌為澤兌說也水歸於澤而澤說於人百年浸
塞而公啓之臣哉鄰哉克諧帝休永代是式三縣
無災若不碣而刻之王命不揚於厥後後之人無
以倚負也華嘗學古見訪為頌頌曰望法法今視
冥冥鳥閒魚樂葭菼生膏腴利倍起訟爭斯人怨
抑痛無聲韋公正直動神靈百年游淀為膠清飢
者食兮病者寧詔書光寵恩濡榮割然耗臍復皎
明追琢刻

宋范仲淹張侯祠堂頌

生祠民報德也制置公本

為勲臣於四方而嘗戰守秦塞制勝非一招降屬
寇全活甚衆撫南服以又遠俗使北疆以尋大信

光華之命所嚮凝績天禧中國家以鹽鐵饋運之計重於東南命公顧之於茲八年公夙夜不懈闕政咸舉初淮浙之間鹽民苦困海利云剝公請振崇泰楚三郡亭人歲增課數十萬石與杭秀海三郡鹽塲歲入課四十萬石又常蘇秀間太湖漲溢害於甫田公請導入於海復租六十萬石白沙郡大江之北有灣數里風濤為險舟楫不利公於是開長蘆西河以濟之又高郵之北漕渠屢決阻我糧道破我農畝公於是作堤二百里旁置石限平其增損以均灌漕焉惟茲海陵古有湖堰舊功弗葺驚波洊至鹹其稼穡偃其桑梓此邦之人極乎其否公堅請修復厥功橫議噐然僅使中廢公又與轉運使胡公再列其狀朝廷可之仍許兼領是職以觀厥成起基於天聖五載之秋畢功於六載之春既而捍其大災蠲其宿負朞月之內民有復業躬諸田者共一千六百戶將歸其租者又三千餘戶撫之育之以簡以愛優優其政治於民心於是請肅公之儀以奉於祠期子孫之不忘也秉筆者故作頌焉我公雄傑經制楚越鑿洞毛髮誠揭日月建利除孽代天工發海陵嗷嗷古防弗牢萬

頃良膏歲凶於濤民焉呼號不粒而逝公聞惜怛迺按迺察草奏屢達狂議四遏心逾金鐵對天不奪宸聽既聰宰謀既同展矣胡公協力諸忠兵民交克興功之功盤盤偃偃百里而遠雲矗不散山亘不斷如天作限奠萬家產朝以公賢兼於蕃宣傷者我全疾者我痊逋亡幾千歲復於田公義不爽欲報彌廣建牙裂壤將有攸往衆圖畫像以永瞻仰列星之精列嶽之靈儀焉亭亭神焉熒熒居千百於此邦鎮寧比比牖戶鱗鱗塲圃而翁而豎於歌於舞天子穆清諸侯經營民兮樂從穀兮豐盈作為頌聲告於神明

明宋濂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

鳴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以齊一之無以嚴昏且之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論以天子明命即日率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其銑角衡之度侈

身爲良篆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旦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橐籥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曦上貫霄漢絳液既澄氣憤雲洩循竇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凝勁質斯具越三日辛未乃發復取牲血塗其罍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者也於是營構層臺副以篋籥聚千夫之力鉅絙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闐闐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聳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寢失故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道天地孚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必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罪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

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維天穆清鼓以雷霆式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濟哲法天之烈大鏞斯揭元氣噴泄睠於濠梁噦鳳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勿恭乃飭臆氏乃具鑪錘迺烹迺煉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函而頰入竇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齟不齟圓輪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釁穆成熒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扛孔與載考載擊宅兮困困觸兮賁賁摩乾盪坤以警聃昏發攄靈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願而龐聲與政通拓義集祥惠於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嘉瓜頌并序

皇明式于九圍德漸仁被和氣薰蒸靈物效祥乃洪武五年夏六月嘉瓜

生于句容張觀之園雙實同蒂圓如合璧奇姿分輝紺色交潤誠爲曠世之產壬寅京尹臣遇林函

以素匪圖其形于上移文儀曹請以奏聞癸卯尚書臣凱等奉瓜以獻時上御武樓中書右丞相臣廣洋左丞相庸同知大都督府事臣英御史中丞臣寧翰林學士臣濂咸侍左右天顏怡愉重瞳屢回良久乃言曰徵之往牒其事云何丞相奏言漢元和中嘉瓜生于郡國唐汴州亦獻嘉瓜禎祥之應有自來矣陛下勵精圖治超漢軼唐故天錫之珍符太平有象實見于茲上謙讓弗居然而靈睨之臻復不可不承乃詔內臣實諸乾清宮翌日甲辰薦諸太廟臣濂退而思之夫瓜蒞之屬也其蔓遠引其葉阜蕃諸傳有之神瓜合形表縣縣之慶此固兆聖子神孫享億萬載無疆之祉况瓜之所出本於回紇中國討而獲之故名為西瓜今皇上命大將軍統師西征甘肅西涼諸郡俱下而瓜沙已入職方行見西域三十六國同心來朝駢肩入貢天顯叶瑞其又不在于茲乎然而異畝同穎周公作歸禾之篇三秀合圖班氏有靈芝之歌矧此嘉植含滋發馨昭宣我神應焜煌我王度寧可啗默而遂已乎顧臣駑劣不足以美聖德之形容謹上其事願宣付史館以備實錄復繫之以頌頌曰

乾道載清坤維用寧保合太和發為休禎句容之墟物無疵癘神瓜挺出殊實同蒂瓜熟非單此合而生二氣毓質雙星降精密房均甘水圭競美明月重輪彷彿堪擬豈無寶連產於戶東疇若茲瓜協瑞聯祥亦有華平張翠作蓋疇若茲瓜交輝映彩其兆伊何蘿圖縣延西域既柔德冒入挺羣臣日都載拜稽首神休滋章天子萬壽粵從啓運靈貺疊臻兩岐麥秀合拊孕蓮矧此貞符近在輦轂王化自邇遠無不服帝日吁哉朕猶慊然瑞當在人物何得專使物為祥宜獻清廟自我先人積慶所名孰瑞不矜帝則弗居唯親是思我民之徒以實應天斯乃盛德小臣作頌以示罔極

贊

漢蔡邕焦徵君贊

猗歟徵君常此元默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

鶴鳴九臯音亮帝側乃徵乃用將授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詔斯惑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爾學士將何法則

唐李白當塗李宰君畫贊

天垂之精岳降粹靈應期命世大賢乃生叶奇

獻策敷聞王庭帝用休之揚光泰清濫觴百里涵量入溟緡雲飛聲當塗政成雅頌一變江山再榮舉邑抃舞式圖丹青眉秀華蓋目朗明星鶴矯閬風麟騰玉京若揭日月昭然運行窮神闡化永世程作

李華漢二疏贊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疏知微知終功成

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羣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遲化源日飲醇耐心閑道尊

人或言利利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吉凶相生環中之樞泊然儀型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增繳不羈冥冥知止不殆古先洞戒賢我大夫終始無悔

宋蘇軾漢二疏贊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沉潛剛克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

蓋三良臣先生傷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於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衿

延州來季子贊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

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勾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

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霸而夫差殺之如阜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間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太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黃庭堅返權圖贊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

伊黃山谷曷為使之六年燹道而九日姑熟也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權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兮渺驚鴻之可以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榮辱也

元虞集貞元先生韋景昭贊

先生清仙伯大洞貞元

陽延陵人吳司空慎十六代孫精究儒術而不肯
取科名獨慕神仙之學初度於延陵之尋真觀師
事包士榮士榮師崇元觀包法整法整師包方廣
方廣師王軌軌之師昇真王法主也惟習靈寶經
法後居長安肅明觀至天寶中奉詔侍元靜先生
歸茅山勅建紫陽觀居焉大曆初受元靜經錄正
傳肅代以來天下喪亂師獨以道為已任貞元元
年十一月癸卯召門弟子曰吾昨見仙官持勅書
召任上清仙伯不復任世矣來何為喜去何為悲
汝等體之毋或哀泣時年九十二而化贊曰神馮
虛生至靈為寶世塵終揚獨靜以保時
或返空我知其歸來無所欣去無所悲

唐國師希微先生吳法通贊

唐國師希微先生姓

人有文學試舉子業不利來山明元先生度為道
士盡授經法踰年明元化形風雨中師大寤解乾
符二年遣使受大洞籙遙尊稱為度師賜先生號
預知世行有變潛入巖洞不知所往贊曰世之將

危智者去之而彼真人慨然與悲淡處

巖洞流潤千里動植遂生風雨時至

張翥三烈贊

歸德趙雷澤二子棟之婦夏楷之婦

澤之弟與楷家居見害三烈誓不辱借沉於水時

雷澤與棟出宗澤亦以他事幸免于太史也哀其

事嘉其節輒做古義號以三烈為之贊曰漢有三

貞居巴閬間曰著義華罹禍黃巾確不受辱投軀

江垠宋有三潔家汀泰寧山獠劫之義不顧生女

暨二嫂沉於清泠趙有三婦衡夏劉姓建業之陷

蹈節委命皆以水死風節相應時惟雷澤將棟督

明宋濂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今眼不見水鳳關

後今千載正貞侔潔金石其文永稱三烈

清月白彼從逆儔本我王臣膝一屈汚終古莫伸

妹之弗如犬豕厥身我作是贊用揚高節

今肯汙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高啓義鶴贊并序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鶴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

雄呈頸輪索中奮翼自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於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絕雌依其傍弗去羣鳥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憔悴風雨之夕哀唳嗷嗷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悅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矇曾無含忸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鶴哉迺贊曰嗟爾鶴乎維鳥之特猗雄死自守禦鳥之賊猗獨棲於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之魄猗匪魯黃鵠孰配爾德猗

徐良彥古義士羊角哀左伯桃墓贊

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

楚王賢往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併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贊曰生則兩死死則一生含笑入樹何友非身樹既摧殘墓亦滅沒先生之神獨耀今昔仰止高風愧此隙末予立貞珉匪捍樵牧

方曰暘孟母仝子宗合贊

恭武之泣竹孟母之封鮮雷志詳矣然予考宗

後為光祿與朝士會強飲一杯便吐半是麥飯吳主嘆為清德又考孟母於宗少遊學製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庶得聞君子之言皆前志所未及因合為之贊曰事母以孝居官以清泣竹茹麥無忝所生猗與母氏德茂坤貞制被封鮮教篤趨庭陶母鬻髮韋母傳經方之於母彤管媿榮

六日... 宗... 合... 贊... 著... 近... 之... 志... 武... 甘... 孟... 世...

箴

漢楊雄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許彭蠡既瀕

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簜
閩越化垠沅湘攸往獷兮淮人蠢茲荆蠻翩翩昭
王南征不旋人咸蹟於垤莫蹟於山咸跌於汙莫
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
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
吳紹類夫差一悞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
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背逆元首不
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
司揚敢告執籌

明孔貞運治世養身箴并引

竊聞世寧而彌憂者保治之長策也身強

而彌攝者延歷之至術也自昔帝王非無荷天衢
提地釐而亂或伏于所易忽之中亦有吸金莖觴
玉卮而患常起于所極快之際何也民為邦本撫
我后虐我讐德以潤身失養消得養長昭然萬世

法鑑未有或爽者矣恭惟我皇上體乾行健毓粹
舍和繼六七作賢聖之君衍五十年和平之福斯
固仁壽一世垂拱萬年之盛會也然而小醜之跳
梁未靖國有亂形深宮之悅豫偶乖其旋元吉豈
事固有不可恃而頌亦當不忘規與臣又聞之天
誕下民迺作君而作師聖秉大德必得名而得壽
民不可逞也慾能勿室乎先王養民正德利用厚
生九功惟敘君子修德耳目鼻口心知百度惟貞
則夫保身保民以綿有道之長以膺無疆之曆詎
非今日之所當兢兢者哉嘗讀宋史而有取於昭
素之對藝祖也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輒掇其旨敬獻為箴雖涓滴無當于江河而規誦
窈自附於瞽史矣箴曰天作之君厥為下民民罔
常懷天亦何親道洽泰交財成天地以左右民聿
成至治非眾孰平邦本惟民本固邦寧禹訓諄諄
誰曰予尊勝予何人誰曰予聖至愚而神撫后虐
仇實君之以天之於民父母於子紫芝甘露敢云
降祥矧其災沴疊罹非常來王告寧敢云無憂矧
其不戒為我賊蠹徭役無時道路相繼平忽為陂
何以成世惟辟奉天肝食宵衣宵旰惟何由已溺

饑業業兢兢覆載同職外馭八荒內牧九域治世
之道無以踰斯惟帝念哉鞏我不基右治世箴
人君一身為神明主中抱徑寸虛靈之府是為
天君百體率從考祥視履志一體充辨之危微慎
之幽獨亦有從理亦有從欲雖曰昏默豈無視聽
雖曰守靜豈無櫻寧損之又損尚虞醜毒矧萬彎
弓以俟一鵠難之惟難存者尚寡矧操朽索而御
六馬流連是非蔓衍荒淫奉以天下輾轉相尋惟
君愛身百爾無頗胡然凝冰胡然焦火厥有本原
攝情歸性去甚去泰克念即聖翼翼乾乾不崩不
騫三靈降鑒百祿無愆養身之道庶取
斯焉惟帝念哉壽考萬年 右養身箴

引咎責躬漢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
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
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
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
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謫者今亟修德補闕
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
事爲未王故復求之于分列宇宙雖廣自容何所
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
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
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
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
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滌戮之刑耳
恐勝廣之憂
無復日矣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

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
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
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
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

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
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
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
者泣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
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
統之况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
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
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剪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
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歛以
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
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
常所在周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
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
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
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
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
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
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克此其減死者可長充
兵役五歲者可充襍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
邑都邑旣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

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襍役盡移其家
小人愚迷或以更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
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

梁徐陵與王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

天下盡希風之客况復王家沈默謝氏混元名貴
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峯阻夏浙水悠長諮訴無因
但用窮結比青萸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聞
康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旄之日徒去早
達未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項歲
多難薦臻邑閉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
存太傅齋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襁負私歸新
屋方華故田斯墾府吏閒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
惟慮吹笛東苞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泊江沱同
仰惟良之化政差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覲冒
苟却光陰風疾彌留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敵
庭博望侯極跡于黃河移中監流滯于滄海自斯
以後惟有庸賤本應埋魂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
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渭老師周旌責丘園

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無遺還顧庸虛未
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有吹噓之言頻
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墀點汗清朝
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高維岳極
天為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桑榆豈
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之遊
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東
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
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

沈約與陶弘景書

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遠列覽

身遊懸圃憑星夕臥望日朝餐而至理深微暖然
難覩雖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夫棲遲間遠咀
嚙嚼芝出入清都師友靈而

陶弘景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今共談高峰入

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暗霧相歇猿鳥亂鳴日
夕欲流沉鱗競躍實是慾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其奇者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以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
弟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
管仲不死子糾復相為讐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
仁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
聖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
未嘗不及於衆焉近代以來俗尚文字為學者以
抄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遷怒不貳過為興學
之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
博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
外而不講幹辦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
育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
州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
求舊例必探察原本以恤養為心以戢豪吏為務
以法令自檢以知足自居利于物者無不為利于
私者無不消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
曾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郡有改易條上者亦
有細碎侵物彰從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縱未

唐李翱與淮南節度使書

翱自未五以後即有志

窮盡亦十去其九矣唯二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
有申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
當州里無弊矣蓋古人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
翱不肖既已謬蒙十一敘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
言翱
再拜

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

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
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
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
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太職可以行
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
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
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
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
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
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
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

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

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及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事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借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程秘答祈進士書

竊觀池陽之為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

禪其秀者為奇偉涵其綠者為清深必嘉泰甲子
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
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
以長書贖之若望必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
勤而必之荒疎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
之於道莫先乎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志
鉏驕剪虐最為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
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
與貌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
學世以為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
年各有所得晉唐以來習氣漸虛至於近代則又
有專事口說無復一毫躬行體察之功者視唐又
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為文應人按物臨政蒞事
無非驕虛安得事事當其宜物物中其理耶足下
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進於道
何疑焉唯勉之而已直率之罪不知所逃也

蘇軾上梅直講書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

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
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

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
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
容而自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
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周公之賢以管蔡之親
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
與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
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
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
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
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
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
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
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
不自意獲在第三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
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
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
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
朝而而已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
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之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

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里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范仲淹與胡安定書

近改丹徒并獲雅問豈君之心不易改棄而然耶某念入

朝以來思報人主言事太急貶放非一然僕觀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玉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棟撓之凶非如艮止之時思不出其位者也吾儒之職去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又豈暇學人之巧失其故步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

與邵餗書

十月日右司諫秘閣校理知蘇州范某謹奉短書于先生邵公足下某今春與

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見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既抵桐廬郡郡有嚴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有

大功於名教也構堂而祠之又為之記聊以辨嚴子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以奇妙不足傳之後世今先生篆高四海或能持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夫山高水長既已使往來臺下者憑吊而不能去而撫茲珉刻更增景仰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候

雅命

明王叔英與方正學書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

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繫天下之望士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討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說以進於左右焉凡人有所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呂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

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太臣
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用其言此賈
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
之意至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
澤民之術遠方臯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
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
盡用致斯世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
下之幸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
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
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
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
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
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
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
而藏諸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
愚言之贅哉然僕聞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
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夫人情愛其
入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
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疎也

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
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則未必盡僕若也伏惟
少垂察焉

文徵明與王郡守書

夫聲聞過情君子所耻有損
無益賢者不為今大巡郭公

欲為某建立坊表出於常格區區淺薄豈所宜蒙
深有不自安者自惟潦倒儒生塵伏里門又以衰
病蹇劣不能厠踪士大夫之間故孳孳退縮非以
是為高也今以為賢於他人郡士大夫誰為不肖
且某在今諸士大夫中名位最微人品最下行能才
智最為比劣一旦以為賢而拔出某冒然居之豈
非君子所深耻哉某雖不敢自托于君子然亦安
肯覲然無耻甘於小人之歸哉嘗閱郡志宋蔣堂
希魯以禮部侍郎致仕居吳時胡文恭公守郡以
其名德因即所居表為難老坊蔣公愀然不樂曰
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為誇者何以至
於我也胡公即為撤去當時以為美談迄今傳示
方冊某自視於蔣公無能為役而明公則今之胡
公也且某素蒙垂愛其忍以里俗小人待之哉某

雖非足於內者然竊欲自附於知分守已之士以求免於務外為名之愆惟是憲府崇嚴無由控訴欲整明公轉達此情得賜寢罷實出此幸也况今歲歉民窮賦無從出一有與作不無動擾此亦明公所宜軫念者且某世居此里自祖父父叔以來世叨薄宦里中父老每為贊喜然於其人實未嘗有毫髮蔭庇而又至勞頓豈當時贊喜之意哉彼雖自受其役而區區以一身標表之故坐視其勞亦何能安然不為之意哉徒費財力而又使人不安正所謂無益而有損竊為明公不敢也此者蕭二守顧訪首及此事某即欲以此事上瀆明公彼時猶以為未必遽爾乃者反覆思之恐一旦支移下督材木既具營繕既嚴則勢不可復止雖欲有言不可得矣緣是不得已輒露血誠先此懇請惟明公曲賜處分倘得幸免則明公之惠不淺淺矣區區此請在於必得若以為非出至誠姑為是退托以激冒時譽則重得罪于左右矣然而不敢避也病爾不前無緣躬叩鈴階謹勒手狀冷
兒子俯伏以請臨紙不勝願望之至

李夢陽與楊一清書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也

愚嘗思惟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傳卜尹之秋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辯給板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亶亶夫日有中昃時有孟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未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以道義骨肉弗覺縷縷至此大作四種五冊勘檢各畢敢緘付來使以還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猷畝之民伏俟太平無任慰幸懼怵
之至

唐順之答茅坤書

兄始至邑而吳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於兩賢之不相厄故嘗

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吳峯而復以上交之說為吾兄言之既而同心共濟歡然無間則既免於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既脫之弧而復張之弧也若有鬼神焉交鬪其間奈何雖然在吳峯則不免為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為動心忍性之一助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為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危慮深委曲相濟為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美炙而益之為卦益用凶事反勝於益之以十朋之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之所能勸阻然願兄更濡忍審處其間勿輕為去就可也不得一面談耿耿何極

徐階與撫院論水利書略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

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為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閘也

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為壑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蓄者疏浚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容而不為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岍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岍高則車救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為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毋俾復壅西鄉圩岍在所必築而艱於得土亦當督令浚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岍築而加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而旱潦有備也

歸有光寄王太守書

某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勿遽辭別不及盡言某非能知水

學者然少嘗有意外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蹟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郝氏二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

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註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論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於吳中水利某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旣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旣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固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江也經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誠恐論者不知

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彝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流涇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卽如宋郊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菱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柵橋尋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卽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菱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某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呂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之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倦倦以吾民魚鼈爲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爲寡人爲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爲也王曰子誠能爲寡人爲之

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
 夫者死其次乃籍臣臣雖死籍願王之使他人遂
 之也王曰諾使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
 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
 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與一世之功不
 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
 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
 勝瞻戀因還船附此不宣

皇甫濂與張吳縣書

某無似翰跡山壑未嘗輕詣
 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

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節用失傾蓋之
 歡通者伏聞道體違和偃臥齋閣吳民負持稿禾
 無所控訴惟憔悴頓哀號道路公不强起何以慰
 之況今歲之旱異于往時赤魃為災熒惑見象紅
 光夜燭融風晝號爍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
 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所未覩竊念公自下車刑
 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
 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夏桀之虐禍延
 有商劉英之冤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既久而民之
 怨毒已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

不即棄民于死亡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
 與天必享之入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強起而為
 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大雩之
 說有為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參以穀梁之著論
 仲舒之已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
 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用吏
 胥不已褻乎王清南時旱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
 傾圮祝曰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郭而雨沛
 清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于神何有胡可泉
 下車適旱令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為龍形祠而呼
 之躬率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戶設几筵罌水置蜥
 兒童幡幢燈香歌呼闐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今
 一屠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
 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
 急莫大于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
 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
 蓋吳自南岷公為郡訟牒紛積兩造攝至扶而囚
 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綬成羣府治
 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疫延而不已京房曰
 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弊猶在故曰莫

大乎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徇上意以為輕重故情偽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雖罪在陽氣勝而常陽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算籍登司徒為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值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桔槔哉怨謗之氣登于歌謠所謂蝸蟻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蠲逋次之吳人好貸富者利有得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難負擔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饗餐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邇者私責之罪重于奸賊償納之令嚴于禁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嗷嗷無所顧望者是誰之過歟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賜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踴居賈持贏以射利外郡過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入州居粟之家紅腐于廩積金之室貫朽於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信十出正四散粟于牙儉平糴鄉井而納其價責金于耆艾通商于邇

而反其金吏籍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之旱傷百穀則有寇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自晝之中捷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糶盜徵見矣星星不撲必燎于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某無徐孺子之賢以下陳蕃之榻乏樊英之德能救成都之災所以為公喋喋者以公為知言故也公聞其言奮然強起吳民幸甚甚吳民幸甚

林景暘上巡撫胡執禮書

竊惟江南賦役甲于海內而敵郡最爾僻壤列

為雄望頻年以來供億繁苦既無不盡之力不竭之財矣閣下嘉惠地方欲更定徭里貼役盡革力差里夫使第輸銀于官而無所與誠百世良法然因謂民即多出財以紓力庸何傷愚則以為未可夫均徭特衙前一役其餘收頭催辦解運尚多地里甲以供祭祀賓客官府之需而民間不時徵索自若也貼役以贍北運而夫船耗辦及解戶之費又數倍也今計三者之征約六萬兩已當他省土

縣之賦矣在官之額一成難變恐今日加編既定
異時卽閣下身在其位灼知其害而有不能議減
者是財之出于民一定而不易者也而又不便下
其不增若夫奸胥猾吏視有司之所不便下片紙
之令在官者復轉而在民易耳是力之不出于
民非一定而不易者也而况將不止于一變至于
時勢之舒慘國用之緩急又非意料所能盡也閣
下計目前之多循良而不虞異日之無不肖習于
聖朝之休養而不念時會之有更張愚竊以爲過
矣且夫僱便于差自古誌之而昔人猶以爲年年
出費戶戶徵錢此雖熙豐士大夫一時僻論而閣
下今日不可不念及于此也毫釐之所益者視若
甚輕而敲朴之所增者無限一年之敲朴其原皆
起于毫釐歲歲之敲朴其根又起于一日更法之
始得不慎乎閣下誠欲利民當省在官之用而不
當增在民之供當深思其費之所由寡而不當徒
講其費之所從出狂瞽之言惟閣下勿罪而
採擇之則德意終遂而闔郡受無疆之賜矣

茅坤復唐司諫書

日者病故郎中唐公孝廉至衰
白不改今且沒矣非得海內大

賢厚望之士題其墓令士大夫共傳之則唐君之
誼當與露草同委矣死者泯泯則生者蹉蹉士大
夫之出而仕孰不甘心于富貴純綺池臺歌舞之
侈其身及其子孫而亦何羨于彼之死不屬棺槨
不及其葬爲也某忝縣吏之後則采其誼而聞之
海內大賢厚望之士固某之責矣故敢因王生之
抱經南來而具書以請先生云云得無重于采僕
之鄙陋而輕于鄙唐氏之行誼矣乎且唐君無過
人才智獨其當父繫獄者三年卒爲之號慟而土
寢蚊處于其外沒之日亦如之自起家至刑署郎
縮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于茲而身沒之
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
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面爲辭何歟古
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
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
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否耳而何暇擇其面不
面乎星附光于月則燦鐸因嚮于風則遠唐君潔
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
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于
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意于彼之富貴純綺池

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司之事也惟
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詩表且命坤稍為議評
次其後某慙非工于文者初不敢妄屬而繼至者
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冷不肖竊與聞金帛之末
而使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畧耳而回
加商推如別楮教之幸甚

皇清姚文然與張撫軍書

啓者敝鄉蘆洲一事前歲
仰仗台慈軫恤民瘼主持

大力調劑苦心白叟黃童至今頂戴不獨洲戶也
近聞部文行查隱匿戶名其自供與親丈不符應
治以隱匿之罪洲民惶惶呼捨無路弟深悉其苦
敢一代陳之竊謂事局有常有變常者不妨懸揣
可以理斷內部之議所云隱匿各戶經管各官難
辭其咎此論其理者也變者必須目擊可以情原
察部原疏所云丈出各戶似可寬宥及某官任內
欺隱難以憑定似可寬宥此原其情者也前歲丈
量蘆洲實與往年清丈不同夏秋之交洪水大漲
為十數年所未有洲圩盡破洲民盡逃此丈洲一
變局也洲地犬牙相錯一土三課除蘆課外其小
港深蕩可以畜魚則納工部魚課其築圩分埂可

以種稻則納戶部田畝各洲戶自供在水漲之先
各分地皮魚宕魚課田糧俱與蘆地無涉即
蘆地內復有泥灘水影等項例不納課故自供之
畝應少其察部清丈在水方漲之時一望自波渺
無畔岸魚宕田埂盡在水中水影泥灘無由辨別
人役乘船細丈委實疆界難分洲戶屋漂民逃彼
時無人控訴察部雖目覩水災而國課為重何
從分豁只得據水面弓口積步增畝故清丈之畝
數自多則自供與清丈畝數雖有參差非盡隱匿
情弊其中或有清丈在前者水未甚漲故自供與
清丈畝數相符即不相符不至相遠凡此水災情
形不獨台臺痛念民艱給米賑濟即察部諸公料
亦目擊而心憫之不然肯以專差清丈之官而反
為丈出各戶概請宥哉台臺地方福星愛民如子
與察部之躉蒞者不同伏乞詳達輿情疏請豁宥
則萬姓歡若再生百世咏歌不朽寧獨事內官民
頂禮高

齊蕭子良密啓

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為汗
澤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

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禿氣夫國資於民民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念此寢不安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尚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尚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為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玉風凌替竊官假號駢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饑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群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刑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為峻察負罪離讐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為殷廣雖役未及民動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繇於此皇途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邑以今比古復為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

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夏絕一垂實惟荒服侍遠後賓固亦恒事自青德啓運欵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絳言今懸軍遠伐經途萬里眾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擒之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

再上第二密啓 臣一月入朝六登文陛廣殿稠人

天青亟見地孽亟臻民下妖訛奸生尊嗜穀積雖和比室饑廉縑纈雖賤駢門躡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與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哀剋圍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繇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

江南通志 卷之六十一
役生有弗起殆為恒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種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網復遷翼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入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方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充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歛多少向均失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繇才舉竝條其重費許以賈術前人增估求使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誓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至立理之本

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謹寫關行愚謂郎官元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公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梁都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冗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大半

諫歛唐役錢啓

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

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踵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繇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郵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買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由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敵寇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

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登其啓聞卽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爲損上今爲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繇之救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四京熾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溪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資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

梁簡文上皇太子元圃園講頌啓

竊以舜韶始唱靈儀自舞陳律

纒暄風心競萼輕禽短葉尚識音光沐詠歡心寧忘撫抃伏惟殿下體高元蹟養道春禁牢籠文圃漁獵義河注意龍宮研心寶印雲聚生什之材並命應王之侶探機析理怡然不倦朱華景月詎此忘罷屬素藏晚節元英初氣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從容雅論實會神衷經生多幸屬此休世躋躡奉渥得備磐藩而黏蠅未拔迷象不羈寶沒醉衣珠沈勇額得聞勝善寧忘歌詠謹上元圃園講頌一首文慚綺發思闕彫英徒懷舞蹈之心終愧清風之藻冒昧呈聞追深赧汗謹啓

顧野王進玉篇啓

竊聞兩儀倣啓九皇始君情性初動有巢肇制三聖代立千紀

迺興龍牒浮河龜書起洛八卦既陳六爻攸敘篆素之流是焉而出至於精課源妙求其本始末學膚淺誠所未詳雖復研考六經校讐百氏殊非庸菲所能與奪謹依條例同異具以上呈伏惟聖皇馭宇膺籙受岳德尚昊軒功超媯奴通妙廣運乃聖乃神經天日文止戈爲武百工維理庶績咸熙

獨用其臣之謀而又自出其謀內以謀用眾外以謀應敵所以地狹兵少處天下之至弱而抗衡中原成三分之勢者歟始權之初立曹操平荊州移書吳會舉國震駭權聞魯肅之言翻然而悟聞周瑜之議奮然而起一舉而走曹操存劉備基王伯之業此周瑜魯肅之謀也及劉備借荊州而不反關羽頡頏於上流權謂養關羽使北吞許洛全有江漢回舟東下誰能禦之欲圖之懼曹操之乘其弊也乘羽北逼許洛曹公以朝命見招權乃上踐擊羽以自効使呂蒙陸遜一襲而得之全有荊楚西閉劉備於三峽北釋曹公之患以安江東此用呂蒙陸遜之謀也方曹丕已禪漢天下憤怒切齒之時權知劉備必報關羽恐曹氏倚其後也乃於是時釋其憤切之心而稱臣於魏受其爵封擊備而走之此權之謀也及魏責任子而權不遣西患未解而北患復起權之計宜乎窮也權知劉備以復漢為名而曹操篡位之罪甚於殺關羽備亦欲結已為與國而專意北圖於是遣使講和以中備之欲遂得息肩於西而專意於北拒魏而退之此權之謀也方曹操之反自烏林憤權而東征謂權

恃水以自固故以舟師扼合肥權若拒之於江南則曹公水軍入江權軍不戰自潰矣故逆拒之於濡須使操雖水軍無所施步騎雖多瀕阻江沔春水方生義無所用操嘆息而退此又權之謀也操既還自他人觀之大則追軍逐北小則自足稱雄今權不然反請降於操蓋權料操之內憂尚多北有未定之河北西有未復之關中操欲伐之而慮東南之變非大定不往也故稱降以少厭其意而安之使操不復虞東南而盡力西北已得於其間益繕戰守之備以待其再來此權之謀也方曹丕之責任子不得而南征也權見丕不知兵不如其父而老臣宿將亦不盡力如操之時始却之於濡須而再來權之意以謂丕不知兵非使之深入疲竭上下之力則不止非使之臨江而反則不必不休故開而致之瀕江而不與之戰挑之而又不應使之力盡而自還又小發以驚之魏自是不復敢南出此又權之謀也權又以為兵久不足用則士氣鈍疆場久安則人心逸且使敵人晏然積以歲月坐以成資非計之得也故兩譎淮南之將致而擊之所擄獲足以自資而敵人之資又為之破壞

此亦權之謀也。權又以爲所用多，南兵便於舟楫，短於陸戰，故用兵未嘗一日捨舟楫而乘勝逐北，亦不肯遠水以逐利。雖有大舉長驅之計，亦不敢行以僥一時之幸。故曹休敗而不敢追，殷札獻言而不敢用，此亦權之謀也。權之受封吳王也，盡恭以受其爵命，使其國中知己爲百姓屈也，與邢貞爲盟，陰以怒其羣下方，且爲進取之計，而自卑屈如此。此亦權之謀也。故權之爲國自奮，亦用謀自屈，亦用謀勝，亦用謀負，亦用謀動，無非謀也。故能以一江爲阻，而與曹劉爲敵，然權起非仗義，徒知以割據爲雄，不能興漢室以傾天下之心，使當漢末大亂，權能招徠中原之士，廣募西北之兵，緝馬步之銳，挾舟楫而用之，鼓行北出，水陸並進，孰能當之哉？當曹丕之立也，權又能求漢室子孫而輔之，出師問罪，劉備必亦連衡而犄角中原之士，挾思漢之民，必有起而應我者矣。權不知出此，徒自尊於崎嶇蠻彝山海之間，故雖力爲計謀，詭詐然基業僅足以終其身，而無足以遺子孫。僅足以保其國，而不足以爭衡天下，惜哉！然使權不爲計謀，以自立，則雖其身不能終也，況子孫乎？其國不能

保也。況天下乎？何以言之？權沒未幾，諸葛恪一用之，而僅勝，再用之，而大敗。孫綝用之，又敗。江淮之間，惴惴而已。上流藉陸抗之賢，挾以重兵，僅能支襄陽一面，抗死則亦惴惴然矣。藉使孫皓不爲暴虐，亦豈能久存也哉？後世不察權以計謀自立，而區區欲効權之畫江爲守，是不察夫形勢甲兵之最弱也。古人唯陸抗知此，抗言於孫皓曰：「長江浚川，限帶封域，乃守國之常事，非智者之所先。審抗此言，則當時之形勢爲不足言，而所謂智者所先，則有道也。」抗可謂善論孫氏形勢者矣。

黃傳季子論

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或以爲生

以爲賢之者，公羊穀梁也。惟吳萊則以爲不貶之，亦不賢之，因其來聘而記之耳。貶之者，之說曰：「札狗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而篡弒奪攘之禍相尋於吳，則季子之生亂也。」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胗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而無異稱焉。其貶之深矣。賢之者之說

曰諸樊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光
 弑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又不受曰殺吾君吾受
 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爾兄吾又殺爾是父
 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
 以其不殺為仁吳稱子善使季子故進之也身賢
 賢也使賢亦賢也不貶不賢者之說曰父子世常
 法也兄弟反側法之變也湯甲盤庚之間殷以是
 亂者九世豈獨季子之辭國乃生亂哉長幼之序
 不可紊君臣之分不可奸此則季子之心耳若季
 札之辭國生亂非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
 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齊桓名陵之
 師楚人未有必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
 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
 功季子歸來則我公請之於齊而欲以靖魯國之
 亂叔肸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為卿聖
 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
 之哉吳之使通禮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
 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故聖人一以是書之
 諸說如此以愚觀之以為貶其生亂者固以傷於
 深文以為賢其讓國者亦微涉於淺見也初季子

之讓國也豈能逆觀魚劍之禍哉使光也僚也皆
 季子也皆諸父也魚劍胡為乎來哉故以生亂為
 季子罪者是以成敗論人吹毛而求其疵也季子
 之歷聘諸國也觀其禮而知其政觀其樂而知其
 德觀其君臣之言語威儀而知其終身禍福之所
 止示之趨避之途而莫不明驗焉則夫諸樊兄弟
 之不足以昌其邦光僚諸子之不足以衍其慶蓋
 已了了目矣其所以固辭而必逃坐視骨肉之
 相殘宗祏血食之凜凜也者豈季子之本心乎蓋
 義有重於亡國與絕祀者故不得已忍而為此也
 意者季子之讓國其以僭王之故歟諸侯而僭王
 莫大之惡也吾受國而襲之吾豈可以為人吾受
 國而革之吾則賢矣置吾父兄於何地也故吾寧
 受匹夫狷介之名寧負天下後世生亂之責寧使
 不才子弟爭奪而亂亡而不忍身被僭逆之醜手
 揭父兄之惡赫然示天下不為者季子有焉或曰季子
 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者季子蓋嘗諫矣特以
 知父兄之惡盍諫而更諸曰季子蓋嘗諫矣特以
 事體非常而視聽可駭不敢公言于朝廷而但密
 陳於私室故國人不得聞史策不得書耳由此言

之則春秋之於季子誠無意於貶之賢之而季子之所存深矣厚矣區區讓國以爲賢直其所託而逃焉之虛器也警說無稽志之以俟君子正焉

明 蔣山卿河渠論

舊志載河渠事甚略且與陂塘各出散漫無所統

圖得以究觀江淮之間通漕之故因而論次自古以來河渠之利使後之君子得以覽焉春秋時吳城邗溝以通江淮漢以淮南封諸王是時漢仰給關東之粟而未漕江淮也故視淮南爲輕魏正始肆年鄧艾言於司馬懿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自此江淮爲漕渠矣鮑昭蕪城賦曰引以漕渠是也後魏自徐揚內附仍代經略於茲隋大業元年引河通於淮海廣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以利轉輸唐初江海租庸皆由揚子入水門以渡淮入汴裴耀卿爲轉運使而漕事講求始詳迨劉晏則幾乎盡矣當漢陳元龍之開塘與唐李襲譽之築句城也本以溉田而已貞元以後引陂穿渠以灌漕河卒賴其利宋之轉運則尤以揚子爲要區乃置發

運使治其地以總天下之漕其堤堰疏濬之功趨避康濟之術益加詳密至以主管塘事繫之官銜其重如此異時罷守方信儒袁申儒吳機諸人先後開浚北山茅家山二塘爲防禦固守之計其智慮固豈淺哉今黃河變遷由濟州以南至於清河水皆壅塞而呂梁竭矣漕運水利諸司自都御史以下使者冠蓋交道發卒數萬人穿浚引湖及川谷以灌注之然隨注隨涸漕舟日滯太倉之粟不足以支歲計而錢穀之司亦急矣惟江淮多雨渠水頗通稍省其患誠使司國者豫慮其難而早圖其備則夫浚陳公句城塘以復舊規者是宜所急先也開靖安河以避黃天蕩之險者亦宜所量度也夫淮南小弱而實當四方之衝往者盜賊之起嘗有意窺伺之矣一旦卒然有急將何以備之是故循方圓之故跡鑿山塘以爲防禦計者亦不可不爲未然之思也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歸有光水利後論

單錡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圻東江尾菱蘆叢生泥沙漲塞欲

開菱蘆之地遷沙材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圻干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港使湖水由華亭青

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
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
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
論殆非鑄之所及今不鑄去堤圯而置爲千橋亦
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
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
自封江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
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
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
洋江江面纔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
本里然二里卽江之漣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
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邾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
浦又江旁縱浦邾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
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大
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
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
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
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
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聞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
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

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檢
司又自新涇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
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邾氏所見之浦尙
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纔及當時之浦至
本朝之開江乃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
就卑微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
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安亭放河
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
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若借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
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
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
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
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天災流行國家
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今獨
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州距四
海濬畝澮距川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
之小江尙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
而旁出古樓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
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

黃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新大數而土無
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當自良且峻隆寒
王同祖治田論 治田之要有五而曰築岸墜治高
旱而巳低田易沒必藉墀墀以禦之永樂中東南
大水命尚書夏忠靖公治之其法常以春初編集
民夫修築圩岸取土於附近之田以杵堅築務令
牢固復於堤岸之內再帶子岸以廣基謂之抵水
岸又令民於岸上種藍不許種豆種藍則土日增
而岸高種豆則上隨根去而自削也築岸既訖又
令民甯泥填實取土之田俟土乾可復耕種不為
廢弛其法密矣為今之計莫若使民於春和之時
或取土於田或開濬涇港因土築岸以固基本又
須嚴其令緩其期蓋令不嚴則夫其田多者憚於
費煩興浮言以阻之小民無力者困於工役輒簡
略以應之而塘長圩甲人等又從而科歛誅求資
緣差放弊端百出圩岸米築而民已重困矣故必
嚴申禁令若期不緩而欲速無益有損蓋客土雖
增高堅築性未相人驟雨一傾大水猝至坍塌隨
之矣故必以三年為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築水

次遍栽菱蒲蘆茅使能護岸土本固矣增修加土
如法堅築經歲草生土實三年增土植楊向外使
根可匝岸待其稍長歲髮其枝恐受風搖動岸善
崩也誠如是歲歲令民增土修築岸日堅固功不
煩而利可久矣一曰修壩堰古人制田之法率因
水道以正經界曰涇曰濬曰浜曰塘曰浦縱橫曲
直大小深淺或通或塞基布井分有圩田之象焉
其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為田害而
已歷歲既久水道寢廢民之習於舟楫專於網罟
者皆決堤防以通江湖水勢漫衍田疇日損今圩
田之外止通水道之大其諸小小涇浜之類非舟
楫往來之道出入必由之處盡行壩堰高與岸等
則水不亂行而壞墜岸矣范文正公常論於朝曰
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
早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今
亦不能為門閘啟閉但能修舉壩堰以為隄防其
利亦博矣一曰分大圩蓋東南水田皆以岸墜為
裹外通水道以時蓄洩在宋謂之圍田皆以岸墜為
名色然圩田之置隨地形廣狹水道遠近為之夫
小一圩之田多或至於二三手畝小或不及百畝

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完或時遇水則車岸
易遍水潦易去雖有巨浸莫能爲害而大圩之田
塍岸既廣備禦難全雨潦衝激東補西塌皆蕩然
湮沒矣縱使修舉令民車岸積水然居民有遠近
之不同民力有富貧之不一地平有高下之不均
故大圩之田遇災不救者十居八九今莫若較田
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畝爲率因其高下
督民取土裹以塍岸則田圩之形成矣或謂分圩
必須開河取土因以築圩此固然矣然有田在圩
者率皆自愛孰肯捐其所有以供開河築岸之費
今觀大圩之內多有溝洫池漚之屬縱橫布列古
人制之所以備旱潦者也宜因而浚其兩旁增築
塍岸就以分圩裏田其所不通處則但取土於田
以爲圩岸不必更開河道仍須令圩田之民共簞
泥填實取土之田庶幾無偏損也其圩內無溝洫
之屬或雖有一二而不足以供分圩者則圩田中
傍界岸築爲徑塍或畫十字形或干字形或三十
字形或井字形各隨田之多寡爲率如此則取土
甚便爲力甚易不必開河費力而圩岸修矣

曹儒湖防論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跨

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吳巨浸無大於此論水
利則列罷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列罷封疆安
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者向來論經略者
多未之及何也或謂東西洞庭及濱湖諸山古來
兵燹莫及奚必議守禦然自古大兵之下江南也
或從京口或從三壩志在城郭則山林必在所棄
若倭寇土賊則不然志在擄掠棄無就有今腹內
諸村鎮搜括已盡其志必在未經兵燹之處則沿
湖諸境非所當防者耶況自宜興至金陵爲道甚
捷皆今日兵議所未及也其可不思先事之防乎
或又謂湖中風波與江海異若之何其禦之曰此
非漁網船不可蓋江船與海船不同海船與內河
之船不同內河之船與湖船又不同湖船與內河
大小不齊運石者謂之山船運貨者謂之駁船民
家自出入者謂之塘船衛所巡司所用者謂之巡
船鄉夫水軍所駕者謂之哨船往來津口者謂之
渡船之六者雖皆習知湖中風濤之性尤未若漁
船之便用也漁船莫大於帆罟無間寒暑晝夜在

湖每二隻合為一舍素為賊之所畏雖蓄費鉅萬賊不敢近也聯而踪之太湖攻戰此其最善乎其為江邊船其次為厥稍船又其次為小鮮船又其次為剪網船又其次為絲網船又其次為划船善用之大為軍旅之助或又謂週湖港口無慮百數焉得港港而備之日不然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韭溪葉港雪落洪珩關鮎口吳縣之莫舍濩胥口港無錫之獨山浦嶺吳塘門武進之馬跡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為之探報帆罟邊江等船嘗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望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籍之於官蠲其役專委一廉仁有司訓教之則善矣

皇清吳偉業伍胥復讐論

子胥之鞭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于穀梁傳者曰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撻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

子胥操鞭撻平王之墓而數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胥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以余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說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興師而復讐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沉好謀疆忍有濟固非負其勇氣逞于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役食采于椒舉於鳴皆邑大夫而奢太子太傅貴顯于楚者四世費無極以同官之伎傾世臣而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又何有于臣子胥之讐宜首無極不專在乎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扶建之子勝立之楚以無忘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讒佞而存楚之社稷則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為吳即其所以為楚也彼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驕楚舊臣伯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其新主甚至

廢毀宗廟瀆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况尚所稱仁者智者也彼遲之十七年之久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闔閭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無故慘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將舊臣將圍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為之耶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讐以為孝也獨不慮先人一坏土楚人尤而效之手設令吳兵去楚昭王復國哭于共襄之廟收先王之遺骨而葬以衣冠然後盡發伍氏之丘隴而汗滌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紀載不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雖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數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處宮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俗也其君臣逞其兇威而蹈于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闔閭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囊瓦司馬成之妻夫費無極殺伍奢而囊瓦殺之是有德于子胥者莫囊瓦若也而謂子胥為之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公羊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譖伍奢之冤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也君子固以復讐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吾讐也吳師既入則楚又吾君也公羊傳曰復讐不除害其道以為雖遇昭王猶將為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讐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為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父而赦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鏤以死後之紀事者甚子胥之復讐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敵國也讐也子胥之所遇者讐也故君也故君可讐而不可讐非可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味于復讐之義矣吾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

燕于晉之事以五音之書
音和于其書之善矣吾姑

而不向書非河一國命也
國也書也于晉之西長各書也

書而則其書大矣其書也
之書而則其書大矣其書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而書曰夫道亦人之賢也

議

明陸粲名宦祠議

謹按蘇郡學名宦祠所祀古今
監司守倅通若干人而其間有

不繫於蘇者蓋六人焉王魏公旦富韓公弼歐陽
充公修蘇端明軾陸文安九淵李文靖侗皆賢者

也而得祀於蘇則知禮者疑之夫祀國之大事也
將昭勳德勸忠孝示愛敬以為民質也不可不謹

聞諸古曰鬼神不歆非類又曰非其鬼而祭之諂
也諸君子未嘗泄官茲土雖聲實顯著而惠之流

於蘇也不專其祀之也越於禮矣或曰諸君子之
言行功伐合於祭義所謂以勞定國法施於民者

將天下得祀而何有於蘇粲以為非也在禮惟天
子有天下其祀無所不通諸有國者山川百神之

祭皆不出境衛成公欲祀相審俞曰相之不饗於
此久矣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楚昭王有疾

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
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河非所獲罪也皆不果

祀今之祀者郡守丞實從事焉郡守丞秩不過古
諸侯諸侯之祀不敢踰國而郡守丞得祀他境之

賢以為禮也亦有據乎今之制惟孔子為師儒宗
得天下通祀自餘若臯陶伊尹伯夷太公之倫猶
不得與孔子比其祀皆不出於其鄉與其所對之
土禮之節也諸君子微有孔子之聖雖賢亦不能
當臯陶伊尹伯夷太公而祀非其地也越於禮矣
原其始所以得祀不可知殆邦人之好賢以是寓
其愛敬或其門人子弟有官於蘇者以其私附焉
而後人遂襲之與知禮者亦改而正之可矣或曰
諸君子之祀列於學宮邦人習聞之三百年矣誠
一日撤焉將駭民聽而傷忠厚之道夫與其過而
去之也寧過而存之乎粲又以為非也夫非禮之
禮君子有弗貴者焉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
乎以死者為無知又焉用祭以為有知夫亦忸怩
而莫之顧也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今
為非禮之禮以賣賢者又拂先王之經而踰當代
之制非小過也不亟正焉而襲細人之姑息以為
忠厚亦陋矣又蘇自漢以來監司守倅賢而不得
祀者尚多謂宜擇其人進之而罷諸所不當祀者
於誼為允且使斯民知禮之嚴若是雖賢者不得
僭冒庶幾禁淫祠黜匪類以示風教之本也由茲

陳以伐荒白米議

夫曰荒白者何虛田之稅也曰

始祠 故也存之者何國稅有數不可縮也則減半而徵
之復為之均攤於一邑之田共出之是為虛田之
稅也已而有叢弊焉叢弊者何夫江水之有墜囓
其常勢也下之者不得不鳴於公家以均其稅而
力弱者則不能鳴力強者未必當鳴而鳴焉即使
縣官親勸之猶不得實是故有倖免者有不得免
者夫邇來田數視國初則有間矣安在其不可減
也往者吾不聞矣頃年大中丞海忠介丈量魚鱗
而籍之誰能指東為西冒彼為此使當此時除其
虛數第舉國稅而均之見田之中何不可者而當
時猶存其名後則漸增而未已也諺曰三十年河
東三十年河西言其長於彼則消於此長於此則
消於彼常勢然也今二百年來但見其消而不見
其長攤荒者纍纍而陞科者寥寥則何為其然也
往又聞攢造之歲司委之官以荒白為豪家之餽
命其享無糧之田而槩縣為之出稅豪家亦受其

私恩而不辭則鄙夫者之為也甚哉
 荒白之難覈也後有鳴者當致謹焉
姚文灝河渠議 舊見毘陵志敘沿江諸港皆自外

世作志者不識水道不意江陰舊志亦然夫玉吳
 水道皆西出於山中瀦於澤東北注於江海源流
 甚明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某處耶是
 以諸港皆出於江而流入於漕渠若荆州沱潛出
 於江漢之類悖亦甚矣此必前代初作志者見諸
 港腹裏之源千支萬派交流錯注難為本始而其
 入江之處却有頭緒易於識別遂據彼敘起不顧
 其以尾為首而後來續志者承訛踵謬莫覺其非
 也然觀其初似亦知諸港之不可以江為源故於
 黃田港夏港猶云北引江潮而入若曰自江而入
 者潮耳非流水也至於石頭蔡港而下遂忘其初
 意畧去潮字而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僕之
 說記黃田者當云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而
 北貫城中出黃田闌北入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
 貫城南出折而西截蔡涇與夏港合流以達於漕
 渠記夏港者當云南引五瀉堰過青陽北止山塘

河口折而東過崇鎮出蔡涇闌北入江舊志乃云
 北引江潮南出蔡涇折而西過崇鎮截山塘又折
 而南歷青陽至五瀉堰以達於無錫且夏港自西
 南來出蔡涇而入江黃田自東南來貫縣城而入
 江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於九里之間鑿
 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是二港自二港九里
 自九里也而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南之源而
 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闌若
 本為一港者彼豈知三水各有源而二闌本不相
 沿乎此其大者餘可例推也由是言之則前記所
 敘謬戾多矣嘉定開河記云暨陽北通大江其支
 港與河接者多置水門語意似謂黃田夏港皆大
 江之支港也又云導河自城闌南出黃田西距五
 瀉大觀記亦云黃田港北引大江貫城中南出於
 郭透迤截蔡涇又云昔人即港口為上闌又即蔡
 涇為下闌夫謂黃田為上闌者謂水於此來也云
 導江水而南被由黃田港距五瀉堰而為漕渠吁
 漕渠果江水之所為乎若是者皆為首尾倒置支
 派混淆似宜刪去但存其地識廢置歲月可也最
 後得曹密氏劄子其畧云江陰地勢最卑當運河

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於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常州而來入於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於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夏港以出於江不意諸志舛逆之餘復有深明水道自源而委秩然燦然如曹氏者賢於人遠矣噫微斯人幾於無徵矣

又九里河議 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蓋有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是浚起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陡疏鑿既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沒輒崩少剝一隅便壅數丈一是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為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脈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書傳所謂息壤造化之理則然不足為惟坐此三故人不能察除以致此河最易堙廢今欲開挑務圖遠利毋規近功各一二丈坡隨其勢以漸入河如馬槽狀期以兩年功程成就先年止是修岸次年方可開河且農民孱弱力不任事官府拘役心不樂趨久勞無功志又怠懈合無量令該役人夫出辦食費錢物

官為收貯催倩靖江等處專業土工也辦開挑取其所以必費而免其所不欲為還其工夫自作本業官省程督民不失農兩皆便益再有不敷查支在官銀錢轉助如此使得施行必有明效但削壓土田過多或至寒細失業惟有才良吏為政久而得民深積累經畫購貿諸田儲待克餘調度整暇徐依原議以漸為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鬪則百數十年流通必可坐策而江陰之民或少息肩矣漫志之以備後之君子講焉

沈幾水利議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民命懸於水利水利要害制於三江禹貢所稱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自海塘障而東江涇止二江受全湖之水宋元以來多水患也然猶有二三江也至嘉靖之季而松江塞矣嘉靖壬戌諸年之所以多水患也海忠介公受符治之功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夫齟齬焉謝事去萬曆己卯諸年之愈多水患也然猶有半松江全婁江也自庚辰來五十年間松江以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身而半塞是以半江受全河之水十年九涇夫奚疑哉請

先言婁江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太湖東北而水全趨之者其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為維亭南為角直皆去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地近則趨從其便也二者勢迫兩江既塞無從分派全身趨婁其勢重其流愈急從其迫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空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夫為之碍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雒瀆經維亭至崑山由天明子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人以爲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爲官道而險不在焉在北為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百餘丈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漳浦其大凡也而至廣至狹不與焉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泥滯水去日漸一日泥壅沙浮河身高淺小民射利傍岸俱種菱蘆菱蘆既生泥沙藉之可以安立不二三三年可種菱藕菱藕衍蔓泥沙愈凝不三四年可種苗稻築爲外圩照前漸擴於是河之百餘丈者漸爲數丈數丈者漸爲二三丈平時不覺迨至夏雨時行水勢一漲急不得瀉膏腴之壤盡爲巨浸直須臾耳以所陞之毫末易所湮之鉅萬以千百

家之受利易萬姓之災荒其利害易知而士夫爲子孫計狂目前之利必不肯棄此以謀軍國之大計也故曰白茆開歸於蘇而阻撓者必蘇之士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趨東南其正脈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最多最大汪洋浩渺不可復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嘉興其中水勢既盛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於嘉興其味鹵其質重易於凝滯結爲原壤向之河身已架高屋樓房起爲墳墓嘉定以南華上以北一望平蕪百里之中不聞舟楫此豈尾閭之地所宜也哉就耳目所及舉一以例餘如吳江長橋浙直孔道凡有軒車無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古人苦心極慮觸目可思而間有貪利者東西占爲菱蘆數百頃漸填爲平壤架爲市房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士民屢屢具呈貪者執不肯行寧兩府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百千餘畝子粒不存又不恤也而止顧此尺寸之利罔念滔天之害何愚乎至此哉觀此一處例知萬情故曰松江之開利歸松江而

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士夫也然則棄小利以

皇清姚文然加丁議

謹按王掌科原疏首云戶口凋

凋大害捐情面以專責成是在今日當事矣
端於增下明矣又按部覆云丁之則例各地不同
但經兵荒殘破之後溢額者少缺額者多則部中
亦言及額之難也又明矣皖郡奉行懷邑首屬下
令於里長老人共議加丁一千有零查得懷寧縣
原額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一丁至順治二年編
審除豁人丁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於缺額四
千四百四十之中而復增一千有零之丁約畧計
之是於缺額四分之中而復一分之額也故邵守
文下桐城許其規式妥當大意或以四分復一為
酌中之式上不虧國下不病民耳今桐城縣原額
丁八千七百一十九丁後為流寇盤踞十餘年大
荒大疫銷耗數倍於懷寧而順治二年編審止除
豁一千七百八十四丁耳計以一千七百八十四
丁四分缺額之中而復額一分該增丁四百四十
六年而止便與懷寧之規式相合矣况桐城縣十
二年編審又已增復丁八百一十三丁則見今桐

城縣未復額之丁僅僅九百七十一丁也以四分

之一計之該增丁二百四十二丁有零而止亦與

懷寧之規式相合矣若不計丁原額之多寡與除

豁之多寡而每縣以增千丁為率則有可議者三

焉懷寧缺額四千四百四十五丁有零今增一千

丁是懷寧尚缺舊額三千四百四十五丁而桐城

已增於舊額二十九丁也一缺一增其可議以候

裁酌者一也懷寧每丁科銀一錢六分八釐有零

桐城每丁科銀三錢五分八釐有零今槩增一千

丁是懷寧所加一千丁之銀已三百五十八兩有

零而桐城所加一千丁之銀已多一倍零二十兩值
此時艱力詘正課尚難追比增銀豈能力辦其可
議以聽裁酌者二也况六邑雖同府丁則各有不
同若槩增一千丁則桐城增額猶止二十九丁若
望江縣原額丁三千四百四十九丁有零順治二
年止除豁三百八十四丁今若增千丁則望江於
原額之外新添六百一十六丁矣恐額數既相懸
殊規制萬難畫一其可議以候裁酌者三也大約
增丁與省荒事雖異而法實同未有不從原額起

規則者僕等芻蕘之愚敬陳一得亦仰體
聖天子視民如傷之心及內而部科外而監司守令
軫恤凋殘之意惟賜採擇幸甚

丈冊議

丈量之冊有二一日魚鱗冊一日簡明總
括冊魚鱗冊者以戶從田細列坵段畝步

簡明總括冊者以田歸戶詳書清丈總數此丈量
造冊之大槩也今簡明總括冊已經備造申解矣
至於魚鱗冊之造解藩司則愚竊有未議焉蓋東
南地勢險狹與西北地勢平衍廣闊者不同東南
狹隘峭峻山岡之田多平坂之田少平田畝雖多
而坵數少山田畝雖少而坵數多此一定之數也
故造魚鱗冊之煩難較之西北為甚即以桐邑計
之計折實一畝田大者或一二坵或三四坵小者
或八九坵至十餘坵酌中約算每折實一畝為田
五六坵不等而桐邑田畝三十九萬有奇計坵近
二百萬魚鱗冊式一頁寫田八坵計冊一本用紙
近二十餘萬計冊一頁紙劄刷印筆墨催募抄寫
磨算約費需銀一分有奇約造冊一本民間所費
已二千餘兩而彙解藩司紙劄浩繁卷帙重大途

次水陸解扛之費又復不貲一邑如此則一府之
費可知矣通省之所費更可知矣然此猶為一毫
無差訛而言也若有萬一差訛必致駁改文移往
復動以月計勢必遷延更非旦夕可以清結也且
申解魚鱗冊於藩司者不過以為便於稽查及為
遣官抽丈張本而已自愚觀之則徒為具文未裨
實用何也魚鱗冊中之坵段細數雖解藩司而田
土之坐落地方仍遠隔在各府縣即有情弊必須
抽丈方明紙上何從查核至於抽丈之時勢必按
臨各縣即取各縣貯庫清丈魚鱗冊按圖履畝方
便查勘萬無將申解藩司之魚鱗冊輦載轉發各
府州縣以憑抽丈之理似此則鱗冊解司既無益
於稽查又無關於抽丈倘得免其造解藩司但須
嚴檄各縣將現在丈量交縣魚鱗清冊一本用印
存縣貯庫以備不時抽丈則坵段之細數存縣用
畝之總數申上存縣者積步分明抽丈一目了然
申上者直截簡要民間可省勞費即以桐縣一邑
計之已省二千餘金則一府之省可知矣通省之
省更可知矣愚又竊查科疏止云清丈共熟荒地
若干頃言共則不過清丈總數而已部覆止云嚴

勅各撫嚴查田地之荒熟備造清冊夫言造荒熟清冊則非造魚鱗清冊可知是今所現造簡明總括冊正與部科原疏相符再查安撫部院牌行藩司內載江西撫院回咨云止造總括冊達部言總則不及散數言括則不及細數是江西總括冊可以達部則江南亦可援例矣似此則簡明總括冊上有部科原疏可攷近有江西成例可援其魚鱗冊止存縣庫以備抽丈免行解司以省煩費公私兩便萬姓沾恩矣

辯

明盧熊孫王墓辯

古漢豫州刺史孫堅妻吳夫人及其子會稽太守策三墓並在

盤門外三里即今齊昇院東南面勢據古蛇門正與府治相向祥符圖經云孫堅墩方俗稱為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二年三十七策死於建安五年年二十六吳氏死於建安七年合葬堅墓黃龍元年權追尊堅為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吳氏為武烈皇后策為長沙桓王太元元年八月朔風拔高陵松柏石碑動晉陽秋云惠帝元康中吳令河東謝詢表為孫氏二君置守冢五人修護掃除有詔從之其文張俊所作今載文選陸廣徵亦云盤門東北二里有吳武烈皇帝并長沙桓王等三墓前志云宋政和六年村民發墓其甕側皆有萬歲永藏四篆字得金玉奇器甚多有東西銀杯初若粲花良久化為腐土并金搔頭十數枚金握臂二悉皆如新一瓦薰鑪如近世陸墓所制畧似而箱底灰炭猶存碑石斷缺僅餘中平年三字州將遽命掩之所得古物盡歸朱劬家洪伯

芻香譜亦畧載此事卽楊友夔所賦孫豫州墓者是也洪氏三庚志云盤門外大家紹興二年秋雨墮圯牧童入其間得銅器數種持賣於市鄉人往視圯處蓋其隧道有石刻隸書去大吳長沙桓王之墓赤烏三年凡十二字知府沈揆亟命掩塞仍立石表其所勝窳爲記袁席之云策死距赤烏三年已四十載豈非權稱制之久復改葬乎所得之器勝藏一小鏡其背有銘十四字一銅小麟鎮紙無款識以遺席之嘉熙中墓傍土中又得唐孫德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於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東南平地又按丹陽圖經載高陵在縣西練塘鄉吳陵港熊以傳記證之當是堅墓曲阿後遷於吳史不及詳載爾勝窳所記謂紹熙中提舉常李詹體仁嘗命其屬表之題曰先賢墓徐誼屬窳考訂止從俗稱孫王墓窳蓋據陳壽說破敵葬曲阿及言策之薨其將周瑜魯肅皆赴喪獨指此爲伯符之墓亦未嘗及謝詢所表不審三墳同域故論說紛紜自相牴牾在政和知爲豫州之墓在紹興知爲長沙之墓皆不能質諸傳記以求其說地亦嘗爲官窳故舊志不復詳究矣因備載始末傳諸

好事仍錄古今
文詞如左云

林魁金陵辯

杜牧之詩金陵津渡小山樓北宿行人祇自愁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

火是瓜洲蓋唐人指京口曰金陵按張氏行役記甘露寺在金陵山上李約初至金陵於李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杜審權自潤州刺史除尚書左僕射制曰頃罷機務鎮於金陵駱賓王送閻五還潤州詩序云言返維桑修途指金陵之地元稹寄浙西大夫李德裕詩云金陵太守曾相伴如此者不可枚舉蓋當時江寧

京城辯

京城說者謂荆王賈居之故名或又以爲由孫權所居而然舊志云荆字旣不同權

未嘗稱尊號奚爲名京二說皆非也按京者人力所爲高丘也亦有非人力所爲者人力所爲公孫瓚所築易京是也非人力所爲榮陽京索是也今地名徐陵卽此京非人力所爲也京上郡城城前浦口卽是京口又獻帝春秋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卽有驚急赴救爲難將軍無意屯

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二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蓋吳先都京後都建鄴則京亦謂之京今按孫策兄弟蓄問鼎之志故以秣稱加其居地耳或史傳追稱之詞亦未可知也

王萬年廬江地理辯

廬江漢儒劭以為古廬子國蓋先王所建萬國之一非所謂中廬亦非所謂匡廬也馬氏輿地考直以廬州當之但知今之廬而不知古之廬也郡人高誨氏辯其當在廬江而曰或無為言亦未決蓋見今之無為而亦未求諸古也今無為地曰臨湖曰襄安曰居巢在漢晉時並列為廬江屬縣隋始併省至宋太平興國二年方即巢縣城口鎮置無為軍古之廬在此乎然廬江於漢晉郡縣中何在按郡國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當在舒及考三國志孫堅策權列傳皆如玉海在皖之言則非舒也又按蜀建興十年吳人擊魏廬江都督滿寵曰權舍船二百里懸軍深入恐其走不及耳皖城去江不數里而寵云爾者又似不在皖矣蓋先此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勸權破之遂以蒙為廬江太守豈濱江自皖以南皆屬之而

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濳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於合肥乃併省濳龍舒地置今縣而乃以廬江為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隆二年修縣治碑於土中祝况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并濳云何蓋考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濳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統志以濳城古跡在廬江南二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濳川又為邑名則濳之併為廬江益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濳隍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濳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濳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今不合而况於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濳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

魏之廬江固自若歟皆不可考也然以意義逆之前漢在舒後漢之末在皖南朝之治在濳或龍舒至隋大業間始遷郡治於合肥乃併省濳龍舒地置今縣而乃以廬江為名景泰庚午修學築墻得宋建隆二年修縣治碑於土中祝况記曰廬江春秋廬子之國也晉宋以還庸為列郡隋大業中改為縣况邑人其言未必無據也輿地考并唐書皆謂廬江漢龍舒縣隋改今名固矣而并濳云何蓋考歷志吾郡者皆列屬縣名至隋以後止有廬江而無濳與龍舒亦猶止有襄安而無臨湖居巢者其併省為一可想也一統志以濳城古跡在廬江南二里左傳註廬江六縣西南而六城在舒城東南六十里且濳川又為邑名則濳之併為廬江益明矣况今大城金牛城濳隍儼然形勢亦壯安知其非廢址歟但班固漢志註濳天柱山在南有祠范曄後漢志亦曰有天柱山似皆指濳之在安慶者言固雖掌圖書長史學然館閣編摩之下豈皆一一經歷者耶神禹治水跡遍天下而紀九河水道尚有與今不合而况於固乎曄以後皆蹈襲不足言也抑廬江之濳名自春秋戰國其在六安者

梁時始改而安慶本漢皖城後爲懷寧縣清朝王
照二鄉宋人如此立四寨元人立野人原寨及至
治三年始析置縣名曰灤山安得以元人所置所
名者而紊之耶且二縣俱以山名又非止曰灤也
不然則灤江之灤於灤之灤皆可言灤矣噫世遠
跡荒漫無稽考吾惟會其理而已矣烏敢盡信書
哉

皇清周弘先憂後樂辯

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憂而

魏鶴山詩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之
句以爲聖賢憂樂並行不悖何先後之有今日不
然公之言曰進亦憂退亦憂何時而可樂也公之
心惟知有憂也然則憂樂異乎曰無異聖賢之心
憂之爲戰兢惕厲也是易所謂終日乾乾者也樂
之爲不愧不作也是孟氏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太
焉者也憂不以樂廢樂不以憂忘此謂並行不悖
然則奚分先後曰如易與孟氏之所言者以性情
言也如公之所言者爲天下言也爲天下不得不
先憂古之人有憂之者饑溺由已切於心天民納

溝壑其恥以至豳風七月之陳風雨漂搖之懼無
日不在憂患中也若公之時又非禹稷伊周之世
矣宮闈有廢立之漸邊隅值多事之秋天下一可
憂之天下矣夫士君子之身任一官一郡不足憂
任天下事爲足憂任天下於承平之日不足憂任
天下於危疑倥傯之日爲足憂公也江湖廟堂未
嘗一日而忘天下其言曰爲之自我當知成與否
非敢問也較諸葛忠武不計成敗利鈍之心無異
夫成敗利鈍俱所不計此其心但知以天下爲憂
何暇優游自愉快耶跡其犒諸羗鎮西夏被德者
心感聞風者膽破敷陳十事條列四論指切時政
無所顧忌畧舉一二以觀其槩非防微杜漸計遠
慮深爲社稷生民憂者孰與此然則旣爲天下將
日憂人之憂無暇樂已之樂乎曰非也聖賢所樂
乎已者天理之公而已其憂在天下者亦天理之
公而已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也公之憂不得不
先樂不得不後其能以天下爲已任復奚疑士君
子膺天下最艱鉅之任必有爲天下實任事之心
而後功名可不愧於公余恐晏安自便者矯托憂
樂不倍之說而以天下責望之身等於岩穴幽棲

之士適其性情已也

不得不急為之辯

夫樂不肖不與其並

平且深天野多公

日憂人之憂無別

無兩而忘其意

心為問其意

人其意

嘗一日

夫字

說

宋潘叔明韓侯有後說

張大齡支離漫語載淮陰侯信葬三族世皆云無後

矣而予會廣中人言曰予鄉有韋土官者自云淮陰侯當鐘室難作有客匿其三歲兒知蕭何素與

侯知已不得已為皇后所殺私往見之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冤哉淚淫淫下客見其誠以情

告何驚曰若能匿淮陰侯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往南粵吾與趙佗善佗亦重淮陰侯必能保此兒

遂作書遺客匿兒於佗曰此淮陰侯兒公善視之侯功塞宇內天必不絕之佗養以為子而封之海

濱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墻聞有趙佗所賜之詔鄼侯所遺之書勒之鼎器夫呂氏

當惠帝末已無血嗣而淮陰侯至今存是亦奇聞史家不識也惜其客名不傳比於嬰杵有幸不幸

者

明唐鶴徵河渠說

三吳水利宋人談之甚亟皆非今日事也當時東壩屢開宣歙

九陽之水建瓴而下又合溧陽金壇諸流宜與有
十年九潦之憂故必疏百瀆以洩上流之水入湖
疏三江以導太湖之水入海自成祖遷都燕京東
壩永築前談可弗論矣第吳中稱財賦奧區皆藉
水田則其需水之急可知所幸者土脉塞實流之
而流瀦之而瀦不易滲漏所苦者水平不駛東風
則漲西風則消夏秋之間霖雨三日汪洋巨浸一
望渺然水且爲災議者爭欲疏濬俾之通利不知
郡之北皆邊江郡之南皆邊湖昔人謂江主入然
雨潦亦泄謂湖主泄然旱乾亦入皆以平故卽令
通利亦豈能免於霖雨之泛溢哉槩一邑校之大
都西北高而東南下高田遠水車挽不及利在陂
塘低田通水水高田下利在圍塍平田雖有水之
利無水之害然未必皆傍幹河利在溝港溝港陂
塘所利不同總之貴深深則多藏潦不易溢旱不
易竭矣顧流緩易澄澄則易淤濱湖濱江尤爲易
淤數濬則民疲不濬則流絕一切諸田間水道陂
塘定以間歲一小濬令塘長督得利之夫濬之管
農官稽之十年一大濬則有司爲處米穀稍濟之
而督以管農之官可也置閘之說誠不可已不惟

泥沙不得隨潮而入歲旱尤可閉其潮以資灌近
年行之孟河頗得其利若夫市河城市之民所仰
以謀生亦鄉村之民所由以糞田者淤塞日甚舉
城病之及遇開浚輒壅其泥於兩涯兩涯豪猾輒
占爲基夫今不治而徒言浚必無河矣至武進北
瀕大江南介瀾湖東偏震澤而中以漕渠一帶西
受京口雲陽諸水遶郡城而東注之其所蓄洩吐
納不惟國家漕計特重諸郡旱潦實係之此各支
河之通塞啓閉不可不講也考邑地形西北高東
南下高田苦無水利在蓄之使合多爲陂塘厚儲
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苦多水利在導之使
分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於內本縣高
鄉陂塘溝渠不下千數低鄉圩堰數亦相當誠使
陂塘時浚深濶小旱足供車挽小有霖潦亦足蓄
貯上水旣畱下水自少故論一邑之水利者當以
治西北爲先而論東南之水患者尤當以治西北
爲要

程敏政報應說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
下之大功也而見殺於女主何進

與袁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於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為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於形聲人但見其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給已也而烹之則烹酈食其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積不能平而進以太后之弟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勢與已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圍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嫉人之有功忌人之軋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於墻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也二人者忌嫉之念一萌而

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益可畏矣嗟夫功過不相掩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夫世之忌嫉者

童軒雜說

善事親者不必於溲瀝旨甘之奉惟不私於妻子而已矣善事君者不必於奔

奏承順之恭惟不私於刑賞而已矣私妻子者曰我能事親則為偽孝私刑賞者曰我能事君則為偽忠欺君其罪均也

皇清金之俊饑寒二字難忍說

甚矣言有近乎道者深可味也余一日策

馬入署有一瞽目乞兒大聲號於路曰饑寒二字難忍余聞之心惻已而思之噫何其言之近乎道也嘗讀論語曰君子固窮小人入窮斯濫矣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夫居子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固士亦非不畏饑寒也惟能忍故能有恒心若小人之濫與夫民之無恒心皆難忍所致也然則饑寒之於人豈細故哉語

云饑寒至身不顧廉恥至於廉恥不顧雖慈母不能保其子雖仁厚不能庇其民而天下事有不可言者矣嗚呼今之長民者其亦深味乎饑寒二字之難忍而加之意焉於以免流亡弭盜賊庶有濟乎否則不為民之饑寒計而止為己之溫飽計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也欲民安而盜息其道何由耶故為之著其說

宗觀修歸仁堤高家堰說

堤與堰所以障水也水不導之流而障焉可乎

日淮揚處黃淮之尾間無高堰則無淮揚也無歸仁堤則高堰亦不能以獨衛昔人設堤設堰無非逼淮以挾乎黃蔽黃以合乎淮彙黃淮以歸乎海而百萬之漕濟焉蓋水性緩則以扼者激之激而後其勢迅其力不可禦其扼而激之者堤與堰也扼上流以激淮淮激則力足以敵黃而後刷沙也勇扼淮埠之水以激黃黃激則趨下也峻而後道不侵淮沙亦不積兩相激於交會之清口乘勢以越安東趨雲梯而入海此安瀾之故道然也夫洪澤主受者也無歸仁以障其北則黃直犯淮濁流

勢進清流勢退黃且挾淮以縱橫漫衍而淮之力注清口者少注洪澤者多矣洪澤一湖昔受淮今又受黃以傾注高堰而更有七十二澗之下流滙焉澗之形勢高於堰堰之形勢又高於高寶諸湖水性就下勢固然已况周橋濠之高良澗又洩之以至古溝翟壩共洩之計里二十有五計丈二千有奇建甌而下內湖有不溢漕堤有不潰者乎今修歸仁以扼淮則洪澤止受淮不受黃黃亦不入淮是黃不得挾淮以侵湖湖亦得助淮以敵黃而湖不憂溢堰不憂衝矣修周橋閘翟壩以束上流則洪澤雖受淮不分淮淮不分則力聚以清之聚敵濁之強有功於黃而無害於湖以病漕此國計民生之大孰有逾於此者哉雖然歸仁之工大矣周橋翟壩工至小余有以知大者易就小者難成何也贊歸仁之成者衆而阻之者下相一邑也若夫周橋既圯賈檣便於行私土著者緣以為利即今閉矣實其上虛其下是有閉之名無閉之實也翟壩雖築不復舊埂橋壩不盡塞新澗方秋水漲則猶是橫流之渾沸耳慎母曰周橋翟壩僅二十餘里也此二十餘里之害足以弱淮而助黃為堰

與堤之漏卮方大湖溢漕病以... 率由乎此此尤不可不察也

淮揚上下流說 然由高堰視之則淮揚之上流治矣

十四湖下流也 治隄以東之下流可不多其歸之道乎昔人慮之

七邑下流也 治隄以西之下流所以分其來之勢

審矣下流洩水之大支有二曰山陽之南涇河所

以達海也曰邵伯之南芒稻河所以入江也又由

板閘至小壩沿隄設有減水諸牌四十餘而各場

之海口如之苟啓閉以時成規不易則至今可行

所無事已昔之人但遠水之害不圖利即於所害以涇

不恤水之害惟見水之利而圖利即於所害以涇

河言前此之侵占無論已今不儼然開乎然新口

視舊狹尺許焉新基視舊高數尺焉開猶不開也

以芒稻河言之凡三十四里入江之口運鹽之道

也今不又開乎然必外河高內河下而後東流可

也頻年以來挑淺不講焉脾基增高焉水之不能

舍下而襄上也明矣甚或障之以通鹽此大惑者

也故涇河之不開非難也開而高卑廣狹不循其

舊之難也芒稻河之積弊難破也知障之而不知

濬之過也夫高其基所以障水而通鹽運也障則

鹽利而漕病七邑俱病何若濬之深自不待障之



缺卷68-卷72

與堤之補尾方大湖

淮坊上

...

...

...

...

不焚三羊土

...

...

...

...

...

...

...

...

...

...

...

...



